

尚書集注述疏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康誥

康者白虎通謂采也。蓋采地之稱。康叔封於衛。而猶稱康者。猶魯稱周公。燕稱召公。皆既封而以其采稱也。蔡氏曰。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謹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非也。蔡氏謂序者不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是也。此序所繇失也。經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康叔於成王。叔父也。非弟也。謂周公以成王命誥之。則既爲成王之言。何又以弟稱之。蔡氏所繇辨序也。不辨

乎此。亂賊託焉。漢王莽說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嗚呼。序者之失。遂生亂階。豈其微哉。或曰。史記從序。謂康叔少未得封也。曰。康叔。武王同母弟也。禮記言武王九十而終。雖不足徵矣。然武王之受命。蓋未受命也。則武王克殷而封諸侯。其年老矣。其同母弟。必非幼者也。周書克殷篇曰。王卽位于社南。衛叔封傅禮。此史記所以言衛康叔封布茲也。蔡氏据之。謂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或曰。以左傳稽之。甯武子之爭衛祀也。則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言衛之命祀。而不及武王。則非武王封之也。曰。封言其君。祀言其神。命封與命祀不同也。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又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

也。達乎諸侯大夫。蓋祀禮者周公成之。成王行之。而武王不及命焉。以左傳稽之。楚子革言分物之繇曰。晉及魯衛。王母弟也。祝佗言康叔分物。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且參周公唐叔而言曰。三者皆叔也。蓋叔者母弟之稱也。魯衛武王母弟。晉成王母弟也。夫以衛爲王母弟。分物以封。則武王封之也。若成王封之。則曰王叔父也。非王母弟也。非叔也。故佗之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其必自武王而及成王者。蓋有繇也。子產言晉封之繇曰。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曷嘗自武王言之哉。且成鱗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蓋衛在其中矣。富辰言周之封建也。則曰。管蔡。郟霍。魯衛。毛。

聃。邠。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武王兄弟而武王封之。其之國者。十有五人。公羊傳所謂周公不之魯也。謂康叔少未得封。故闕一人。則聃季尤少。又闕一人。何以盈十有五人乎。故佗之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蓋康叔與聃季。在武王時。其年皆可官矣。故佗言康叔之封也。則曰。聃季授土。此自武王已官之。非自成王始官之。故以母弟稱。不以叔父稱也。劉子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蓋武王克商。在位者六年。故蘇忿生與康叔。得以官於其閒也。安見武王官之而不命封乎。然則衛之命封。命於武王。非命於成王也。或曰。衛者紂

都故地。其初三叔監殷。皆紂都矣。康叔安所封也。曰商頌言邦畿千里。孟子言周制公侯皆方百里。彼紂都故地。殷及三監之餘。豈不足以封衛乎。夫殷者祿父也。周書作雒篇曰。武王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又曰。三叔及殷畔。周公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遂曰。俾康叔宇于殷。其曰殷。曰三叔。曰衛。則分地而並居也。臨衛以攻殷。則衛與殷鄰也。殷既潰矣。而後康叔宇于殷。則益衛之封也。宇者言乎其封域也。魯頌曰。復周公之宇。統其所謂錫之附庸而言也。如衛非先封。何以不曰建于衛。而曰宇于殷邪。左傳言季札觀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然

則兼邶鄘衛者自康叔然也。蓋衛者武王封之。此康誥也。邶鄘者其武王有益之與。其成王有益之與。武王有益之。故武王酒誥之妹邦。卽詩鄘風之沫鄉。鄘漢志作庸。古通閭。左傳閭職。史記作庸職。祝佗言命以康誥者。所以言取於有閭之士也。成王有益之。故周書言康叔之字者。猶定亂而以薄姑益齊之封爾。非康誥也。燕平聲少閭及分物聲屏音丙大叔大宰之大音太罇音專十有之有音又邶音成册音耽雍去聲邠音荀監平聲雒與洛同祿父之父方武反音甫邶音背邠音庸閭音炎

述曰。胡氏寅云。康誥者武王告康叔也。朱子注大學從之。此蔡義之所繇也。僞傳云。康圻內國名。書疏云。馬王亦然。鄭以康爲諡。今攷其言皆非也。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

陽翟西北。此從馬王而爲之說爾。史記索隱引世本宋忠注云。康叔從康徙封衛。如其然也。史何以不稱衛誥如唐誥乎。周書豈無衛叔之稱乎。衛祝佗固以康誥言封衛也。史記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如父旣諡康。子不得稱康伯也。譙周古史攷云。子牟伯立。蓋據左傳王孫牟而改稱也。世本云。康伯名髡。或作髦。杜氏世族譜云。王孫牟。康伯髦。則康伯原稱不可改也。哀二年左傳云。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如康之爲諡也。與襄公例稱。當日康公。不當曰康叔矣。諡爲周道。周初若康叔大公。猶未以諡著也。謂史書其諡。若史記以康王之誥爲康誥者。非其例也。白虎通者。後漢書所稱諸儒會白虎觀議奏之經義也。蓋

班固集焉。白虎通云。文王十子。康南。皆采也。康謂康叔之康。或曰。南者。聃也。祝佗所稱。聃季也。鄭詩譜云。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周召者。采也。周公封於魯。召公封於燕。天下皆稱曰。周公召公。是采之名。尤著也。康叔者。以字繫采也。叔。字也。祝佗言康叔爲司寇。蓋出爲衛侯。入爲王卿。其食采於王畿如故也。誥稱康誥。猶詩稱周南召南也。引王莽者。漢書列傳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而終。此言夢之言。不足徵也。互詳金縢疏。傅禮者。相禮也。史記齊世家云。衛康叔封布采席。本紀作布茲。則茲者。

席也。引甯武子者左傳僖三十一年文。引子革者昭十二年文。引祝佗者定四年文。引子產者昭元年文。引成鱣者昭二十八年文。引富辰者僖二十四年文。引劉子者成十一年文。引季札者襄二十九年文。引閭職者文十八年文。皆足徵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史記云。武王封周公於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於是卒相成王。其子伯禽就封。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遂云。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皆自周公不之魯言也。蓋封周公者武王。而使魯公之國者成王。自武王而及成王者也。互詳多方疏。詩闕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叔父者。成王稱周公也。其曰建爾元子。而不曰建爾明成王。非封周公也。昭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又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蓋分者。分物以封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云。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此皆相發明者也。或曰。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下乃以十六國言之。然則周公傷管蔡二叔而後封建也。衛在十六國中。非成王封之而何。是不然也。武王之時。周公定封建。故以周公言之。魯在十六國中。武王封之。非成王封之。据經傳而可知矣。則衛從可知也。其曰二叔者。杜氏謂夏殷之叔世。左傳疏謂與馬融義同。蓋古義

也。晉語言桀紂及幽王云。雖當三季之王。亦不可乎。昭六年左傳言夏商周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其例也。鄭衆賈逵以二叔爲管蔡。鄭詩箋亦然。皆非也。周公既傷二叔。則管蔡亡矣。何以封建十六國。又言管蔡乎。所謂蔡者。蔡叔也。文之昭也。非蔡叔之子蔡仲也。不可以蔡仲之命言也。况管不再封乎。左傳疏云。昭二十八年傳稱武王兄弟之國十五人。此十六。彼十五者。人異故說異爾。蓋未察其所繇異也。若夫十五人而不言其不同母者。則爲母弟八人。而五叔次焉。詳下。朕其弟疏。大傳云。祿父及三監叛。蓋祿父者。武庚也。鄭詩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

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衛。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此鄭以邶鄘爲後世并之。非也。邶與庸通。漢志云。邶以封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漢志以武庚列三監。不如鄭之從大傳也。然漢志與鄭皆從序說。而言三監之地者不同。皆意言之爾。以不知序失而欲申之也。周書世俘篇云。百弇以虎賁伐衛。蓋伐紂。故伐衛也。是衛在紂時已名衛也。漢志。河內郡朝歌縣。紂所都。今河南。衛輝府淇縣也。洙鄉。詳酒誥疏。洛誥云。無若火始燄燄。

漢書引作庸庸。亦庸古通閭之例也。昭二十年左傳齊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又云。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漢志云。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大公。顏師古云。武王封大公于齊。初未得爽鳩氏之地。成王以益之也。今攷益之者。蓋孟子所謂慶以地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魄音拍見亦燕反

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是也。蓋脫簡者篇首四十八字也。三月在周公攝政之七年。据洛誥

篇終七年而繫之也。洛誥之史紀年。倒敘於篇終。此篇首三月。蓋從七年十二月而追敘其初也。哉始也。月始缺而生魄。蔡氏謂十六日也。初基者始基之也。於洛作王者之都。故曰新大邑。自鎬京在西者而言之。故曰東國洛。民大和會者。呂氏謂民來赴役。猶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也。侯甸男采衛者。此九服之五。皆九州中邦也。所以斥四方民之實也。言男邦者。互文也。不見要服者。鄭氏謂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見猶效也。士。蔡氏謂事也。詩曰。勿士行枚。言百官布此民和。而效此作洛之事于周也。勤勞也。作洛之事既成。周公皆勞民之勞也。洪亦大也。洪大重文。猶詩稱宏大也。誥治者。洛誥篇中。周公告成王。將以治洛而治四

方也。蓋所告莫大焉。

鎬下老反要平聲
勞民讀勞去聲

述曰。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詩幽譜疏以爲封衛侯者。非也。是倒文而曲說也。周官大司徒疏引鄭言康誥云。時周公居攝四年也。此詩疏之所繇也。周語云。侯衛賓服。韋注云。自侯至衛凡五圻。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蓋酒誥於殷既言侯衛矣。此豈可以衛侯爲言乎。大傳云。攝政五年。營成周。蓋不以爲作洛於攝政七年也。傳以爲五年作洛而侯衛民會。遂以爲四年建之爾。釋詁云。鴻代也。鄭以洪通鴻。書疏引鄭云。言周公代成王誥。蓋鄭以此爲康誥篇首。不知其脫簡。則從序而爲之說爾。或曰。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

詁脫簡一。召詁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
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以古文校今文。漢志固
不言洛詁脫簡也。繇今攷之。書自古文而爲今文爾。孔孟
之後。迄於先秦。經學旣日微也。古文之書。安知其必無脫
簡乎。大學錯簡。或猶据古本以爭之。若夫詩簡先後。三家
不同。齊詩采蘋先草蟲。魯詩衛風以黍離爲後。皆與毛詩
異。而毛詩周頌武之簡次。又與宣十二年左傳所次者不
同。非不皆傳於古也。且秦火不及易矣。易繫辭天一地二
之簡。程子謂脫簡於下焉。天數五地數五之簡。朱子謂脫
簡於下焉。今以易文攷之。皆足徵也。今之易出於費氏。漢
志謂費氏經與古文同。蓋古文易之脫簡。不以秦火而然。

也。則康誥可推也。此脫簡四十八字。在康誥則綴旒而義室。在洛誥則冠首而文完。經曰東國洛。曰誥治。其爲洛誥。卽經文而可據也。於康誥何有焉。大傳云。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又云。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繇傳言之。則營洛爲私矣。非周公意也。然傳引書而不言康誥。其說又不以康誥爲言。而言乎營洛。則此傳之說。或爲古洛誥之傳聞者歟。方氏苞云。康誥序及康誥之首。皆劉歆竄之爾。又云。康誥之首。其地其時。與多士篇應。而見士于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貢士于周。故公因而告之。是不然也。漢書王莽傳。言公孫祿數歆之。

罪云顛倒五經。令學士疑惑。蓋以歆繼父向校書而歆附
葬。故也。今攷漢書藝文志。於尙書言向校者。不言康誥脫
簡。使歆自多士篇首而竄之。是以爲康誥脫簡也。豈歆不
慮議者執向校以議之乎。夫顛倒者自其有而顛之倒之
也。若竄其說於書序中。則自無而有矣。豈顛倒之謂乎。書
序漢初旣出。當時以序爲孔子作。蓋序列經中也。則公孫
祿何不數其竄無爲有乎。史記言康誥者與序同。方氏亦
以爲歆竄之也。則公孫祿何不數其竄史文乎。史記在當
時。稱太史公書。非獨中祕有之也。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
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固爲多士之首矣。如以爲今康
誥之首。乃多士之首也。則旣曰惟三月。哉生魄。又徒曰惟

三月可乎哉。始釋詁文。魄。說文引作霸。謂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釋文引馬云。魄。月也。謂月三日始生。兆。名曰魄。今不從者。說文云。魄。月未盛之明也。漢志引古文月采云。三日曰魄。如謂魄與朏同。何以召誥言三月丙午朏。此又言三月哉。生魄乎。召誥之三月。非卽此作洛之三月乎。蓋魄與朏不同也。漢志引劉歆三統云。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注云。魄。月質也。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此蔡義之所繇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月在三日則成魄。蓋禮記多漢儒爲之。故白虎通與禮記說同。未可執也。今以召誥攷之。周公三月十六日乙卯。至洛。十四日丁巳。郊祀。十五日戊午。祭社。十六

日哉生魄。初基作邑。二十一日甲子。用書丕作。皆相參也。
釋詁云。初基始也。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始基之矣。釋詁云。
基謀也。書疏謂鄭以爲此時未作邑。而以基爲謀。蓋鄭自
康誥言之也。然經言作。而鄭言未作。則民會者奚事乎。九
服詳酒誥疏。鄭義見書疏。史記天官書注云。效見也。今轉
注之。引詩者。東山文。毛傳云。士事也。勤勞。釋詁文。詩采芣
序云。出車以勞還。杝杜以勤歸。杝杜序云。勞還役也。以役
既還而勞之。知事既成而勞之也。周公於君。夔以永遠念
爲言。永遠者。亦重文也。釋詁云。洪。宏大也。詩民勞云。而式
宏大。蓋大之大者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蔡氏謂武王也。王若曰者，史文之常，非代言也。左傳言踐土之盟，其載書亦爲王若曰之文也。孟長也。康叔監諸侯，則爲長矣。呂氏春秋曰：齊潛王周室之孟侯，小子，後生也。封康叔名，蓋稱孟侯者，明其宜不失所職也。稱朕其弟者，明其宜不負所親也。稱小子者，明其宜不忘所教也。長文反監平聲潛與閔同

述曰：引左傳考定四年文，僞傳云：周公稱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此從序言之。於經病添文也。江氏從鄭說，於上文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故下稱王若曰。然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篇首申明代王誥，故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此江氏本惠氏棟說而申鄭者也。顧其所

謂不嫌者。非乃嫌乎。夫多士者。代誥也。其篇首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遂云。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而自王若曰。下皆王之言。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何也。嫌也。不可以周公之言僂王之言也。且多方者。亦代誥也。其篇首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遂云。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又云。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其必於周公曰。下。嗚呼。下。皆書王若曰者。何也。嫌也。故自王若曰。下。皆王之言。亦無一言爲周公之言者。代誥之體然也。今康誥。王若曰。下。言朕其弟者。必王之弟也。以其爲王之言也。絲鄭言之。則嫌矣。傳與稱通。大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所不

知也。鄭大傳注云。孟迎也。書疏云。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蓋卽大傳之略說也。段氏云。孟諸。一曰望諸。古字通也。望有迎義。王氏鳴盛云。大傳之說。秦火以前。先師遺義也。禮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是周公居攝時。以世子禮教成王。則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今不從者。伏說孟侯。雖古說而非古義也。禮稱仲尼之言者。夫固謂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今以孟侯呼之。將周公視成王如世子。妄使無爲而有爲乎。是奚所謂抗法者乎。故書疏難鄭云。豈

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不可信也。又云。鄭言周公代成王誥。何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引呂氏春秋者。正名篇文。其誠廉篇云。世爲長侯。孟侯者長侯也。此古義也。猶襄四年左傳之言元侯也。經稱王若曰孟侯。則鄭謂總告諸侯者。非也。監義詳梓材篇。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聃季載最少。此所次之詳也。定四年左傳言五叔無官者。謂管叔。蔡叔。曹叔。成叔。霍叔也。杜注不數曹叔而數毛叔聃者。殆文之譌爾。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旨。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勛。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祇音支。怙音戶。冒莫報反。殪於計反。勛許玉反。

惟乃語辭。猶下文言乃惟也。丕。大顯明也。丕顯考者言大明之父也。克能也。左傳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蔡氏謂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是也。鰥寡者。德易遺而罰易及也。文王先窮民而不敢侮焉。則能德無不明。罰無不慎者矣。庸用。祇敬也。用可用。敬可敬。明德也。威可威。慎罰也。若是者。使民知德而恥罰。所以明民也。蓋下文所謂新民者在是矣。中夏

有九州之區域。故曰區夏。越于也。文王起西周之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先繇少者而漸有之。故曰一二邦。時是怙恃也。冒者如天之覆物也。戎殷。蔡氏謂大殷也。越及也。敘順也。惟時敘者。猶下文言有敘。時曰時敘也。乃猶汝也。寡兄。武王自謂也。蔡氏謂寡德之兄也。言文王用是明德。慎罰而明民者。肇始造我區夏。于我一二邦。漸以修治。旣而凡我西土。惟是明德。慎罰者。恃爲覆冒。遂聞于上帝。而帝休美之。天乃因大命文王。殪滅大殷。文王大受其命。及受其邦其民。皆惟是明德。慎罰之敘順也。汝寡德之兄。亦於是勸勉。故今汝小子封。方在此東土焉。蓋區夏之中。自西土而言衛。則衛爲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

女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也。

去上聲。易以智反。

述曰。惟乃不訓。惟汝者。兄與弟言。無稱父爲汝父也。此與乃寡兄之乃不同。盤庚云。乃威大不宣。乃心亦文。同而義異也。釋詁云。顯。光也。明。猶光也。引左傳者。成二年文。務去之者。謂不妄罰而欲其無罰也。經曰。慎罰。不曰慎刑者。分言之。則刑罰不同。統言之。則刑亦罰也。故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大傳云。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注云。錯。處也。遂。行也。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據經之言。寡而
知也。經不言獨孤者。從可推也。成八年左傳云。周書曰。不
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傳不言慎罰者。慎罰亦在明德中
也。詩小宛云。哀我墳寡。宜岸宜獄。蓋罰之易及也。宣十五
年左傳云。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
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
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杜注云。用
可用。敬可敬。絲是推之。則威可威也。釋詁云。庸勞也。釋訓
云。庸庸勞也。可用。則有勞矣。故曰。車服以庸。酒誥云。厥命
罔顯于民。顯民者。非顯于民也。新民裕民。經文一例也。釋
詁云。肇始也。論語云。區以別矣。別爲九州者。區域也。詩元

鳥云。肇域彼四海。言區夏也。越于。詳盤庚疏。中庸鄭注云。修治也。怙恃。釋詁文。古者天子執冒。禮說謂取其德覆天下也。蔡傳云。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蓋平言乎怙冒也。今攷君奭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絲是推之。則怙冒非平言也。孟子趙注。論衡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江氏云。冒猶上進也。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是冒爲上進之義也。今不從者。君奭云。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又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又云。丕冒。皆從冒絕句也。說文云。殪。死也。言死滅也。釋詁云。戎。大也。詩大明云。燮伐大商。周語引大誓云。戎商必克。言雖大商亦必克也。今詳逸文。宣六年左傳言伐狄云。將可殪也。引此經言之。杜注云。

殪盡也。言以兵伐殷盡滅之。如杜說則爲戎殪殷矣。或曰殪當作壹。中庸云壹戎衣。鄭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鄭破衣爲殷。非中庸本文也。卽如鄭說以言此經亦病漆文矣。况壹者實數也。宜言武王豈可以言文王乎。僞傳云殺兵殷何其不辭也。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以一句讀也。梓材云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蓋越及也。言皆付而受之也。詩大明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其義也。僞傳云大受其王命於其國其民。惟是次序。蔡傳言邦民之時。敘者略同。繇是言之。上下經文皆不貫也。釋詁云順敘也。今轉注之。寡兄者寡人之例也。詩思齊云。

則于寡妻。毛傳云。寡妻嫡妻也。鄭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勸。今攷寡妻之訓。是也。鄭以此篇爲周公代誥。訓寡兄爲寡有之兄。非也。僞傳云。汝寡有之兄。武王。蓋與鄭同。蔡傳云。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今之難蔡者。皆申鄭以爭之。謂寡兄之云。此其及武王者也。然三篇之文。何惟及寡兄一語而已乎。非立文之體也。且誥爲典策。非家人之燕語。旣於不顯考稱文王。而不於寡兄稱甯王。若武王。尤非尊君之體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音

聿衣
去聲

自此而下三節。蔡氏以爲言明德者是也。在察。通。述也。乃猶汝也。乃文考者。自民言之也。紹繼也。衣者身服而依之也。往者往東土也。敷徧。不大也。惟思。由行也。蓋求而思之。思而又求之。求之則聞而行之。互文也。耆老也。謂商老成人也。古先哲王。謂唐虞夏也。用以保安。又治也。言以安治民。梓材所謂引養也。宅猶安也。訓者老成人之德訓也。若箕子稱鴻範彝訓。洛誥稱惇典殷獻民者也。遠思者安其心而知德訓。大學知止者所以必格物致知也。知止則其心安宅焉。此明德以新民者所宜先也。康樂也。周官曰。康

樂安平言以樂安民。梓材所謂引恬也。蓋非宅心知訓。無以又民而保民。故其義貫乎二者之間。皆互文也。蔡氏謂經緯以成文者若斯也。宏大也。天者蔡氏謂此心之天也。蓋承上文宅心而言。以下文宅天命推之。則心者夫之所宅也。中庸曰。浩浩其天。此明德之原。易所謂天德也。宏于天者論語所謂人能宏道也。若順也。商書曰。民有不若德。詩曰。順德之行。裕寬也。洛誥曰。惇大成裕。內宏者外必裕。故蔡氏以心廣體胖言之也。武王之言而稱王命者。以乃身自康叔言之也。論語曰。邦有道不廢。今言不廢在王命者。倒文也。謂大德之身。蓋在王命不廢者也。酒誥曰。永不忘在王家。其爲文同也。言汝念明德哉。今民將察乎敬述。

汝文考者。汝必紹繼所聞於文考。身服而依其德言。汝往。又必徧求于殷先明王。商老成人。別求于古先明王。汝大而遠思其德。將心知既定。卽所聞以由行。庶幾用德。斯民則大其德于此心之天。而順德寬乎汝身。此不廢其身。必在王命矣。○謹案武王之言。今可攷也。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君子之德。此心之天。大畜之象也。蔡氏稱易而言此德焉。宜矣。其身有此德。苟非在王命不廢。將奚在哉。故大畜曰。不家食。吉。言不廢也。且不聞論語告子祿者。言行之慎乎。曰。多聞闕疑。又曰。多見闕殆。夫疑殆者。非宅心之安也。多其聞見。闕其疑殆。而慎其言行。則宅心知訓之道也。故論語曰。祿在其中矣。

其於所謂不廢在王命者亦不足參乎。樂音落。胖步丹反。識音志。言行讀行。

夫聲

述曰。在祭。適述。紹繼。皆釋詁文。釋文引馬云。適述也。從釋詁也。襄三十一年左傳云。衣服附在吾身。劉熙釋名云。衣依也。則衣其衣者非身服而依之乎。詩賚箋云。敷徧也。不。大。惟。患。釋詁文。詩蕩云。人尙乎由行。毛傳云。行是道也。釋詁云。耆老壽也。則耆亦老也。商老成人。酒誥所謂殷獻臣者可推也。保安。又。治。釋詁文。又。古通艾。詩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毛傳云。保安也。艾。養也。蓋艾者。又也。艾之治疾。治之所以養之也。故治民者取焉。釋言云。宅。居也。居則安之矣。孟子云。仁。人心也。又云。仁。人之安宅也。僞傳以訓爲訓。

民。蔡傳亦同。此於義未融也。詩烝民云。古訓是式。此求于古也。詩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蓋典型之訓。皆老成人之德所存也。書疏引鄭云。古先哲王。虞夏也。鄭不舉唐。非稽古之備也。康樂釋詁文。周官小行人云。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言民之樂安也。釋詁云。宏大也。引易者。乾象傳及大畜象傳文。張氏清子云。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風雲之氣。皆天也。列子張湛注云。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繇是觀之。則君子之大畜者。必自有其天也。召誥云。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林氏以言此經。所謂稽謀自天者。蓋在其中矣。引詩者。詩抑文。廣雅云。裕寬也。詩角弓云。綽

綽有裕。毛傳云。綽。綽寬也。裕。饒也。則裕亦寬也。不以孟子有餘裕言之者。德無所謂有餘也。禮表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此老氏之言。論語辯之矣。非德裕也。易晉象傳云。裕。无咎。未受命也。今之不廢。其裕而受命者也。偽傳云。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書疏申之。謂汝身不見廢。是也。然傳於裕之爲言。不既遺乎。詩韓奕云。無廢朕命。其文其義。皆與此經不同。蔡傳云。不廢在王之命。蔡於在之爲文。則礙焉。江氏云。在存也。蓋以爲不廢王命。則存之也。然經何不遂言不廢王命邪。王命行之而不廢。豈惟存之已邪。古之爲文者。有倒文焉。詳下政人疏。荀子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此段氏据宋本。

荀子所引者。蓋宏下有覆字。于作乎。命作庭。皆異文也。今攷於經。宏覆乎天。自民之保。又康保者言之。是矣。若夫所謂宅心知訓者。以宏覆言之。於義未融也。蓋此宜為總承之辭故也。如以此為偏連。康保一言。則保又一言。病乎短矣。其文固耦而非奇也。曰宏于天。曰宏王。於義皆融也。凡在王庭者。皆在王命而不廢矣。今方誥之。俾往而就國焉。則王命之稱。於文尤洽也。論語云。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又云。言寡尤。行寡悔。勞氏潼云。聞屬言。見屬行。此互文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威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恟音通療。古頑反。斐音匪。忱音沈。好呼報反。

恟痛癢病也。下文言康好逸豫。言大小之怨。言不惠不懋。皆身之痛病也。蓋此總下文而言也。言汝以爲身無痛病。非敬也。今以爲痛病汝身。汝敬之哉。斐輔。忱誠也。小人小民也。言天明威而輔人之誠。誠者明德之至也。蓋不誠則不輔。誠而後輔之。下文所以言惟命不干常也。此詩所謂命之不易者。言天威所輔之難也。此何自見乎。皋陶謨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民情好惡。皆天威所自見也。見民情之難保。卽大可見天威所輔之難。蓋民情大可見。卽見之於小民難保也。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康

安。豫樂也。言民情之難保。汝往則盡汝心而保之。毋安好乎逸樂。乃其所以用保人民也。怨不在大者。雖小而怨也。怨亦不在小者。雖小而大也。言我聞言民情者若此。小民所以難保也。國語引此而說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其通於上下文者與。惠順也。堯典曰。亮采惠疇。懋勉也。皋陶謨曰。政事懋哉。懋哉。言汝順其不順者。汝勉其不勉者。此恫瘝乃身。戒逸豫而以敬求誠。蓋明德之至也。則民怨無由生焉。雖難保而可保矣。天威終輔其誠矣。此皆言明德也。而慎罰之義存焉。特未分而言之爾。蓋慎罰者。自明德而推之也。易以智反辟音僻樂音落

述曰。恫痛。釋言文。瘝與鰥通。釋詁云。鰥病也。書疏引鄭云。

刑罰及已爲痛病。僞傳云。治民除惡政。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蔡傳云。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此皆於經添文而偏言之也。皆未察此爲總下文者也。威。今本作畏。攷工記注云。故書畏作威。絲。今攷之。釋詁郭注。引天威。斐。忱。風俗通。引天威。斐。謀。此與文選。幽通賦注所引者。皆作威。蓋古本也。今從之。釋詁云。斐。輔備也。則斐亦輔也。風俗通。引忱作謀。蓋古通也。釋詁云。謀。誠也。說文云。忱。誠也。僞傳云。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傳於天人之際。未能貫而言之也。蔡傳云。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爲難保。絲。蔡言之。於義未融也。雖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江氏云。天威輔誠。

於民情大可見矣。顧小民不易保也。今以本文言之。顧之
爲言。亦於義未融也。引詩者。文王文。易咸彖傳云。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於觀其所恆。亦云然。此所謂
民情大可見也。釋詁云。康安也。豫樂也。引國語者。晉語文。
釋言云。惠順也。或曰。釋詁云。惠愛也。孟子云。仁者以其所
愛及其所不愛。言愛不愛也。然孟子有以及之文。其義明
矣。今惟曰愛不愛。將無晦乎。昭八年左傳引懋作茂。釋詁
云。茂勉也。

己。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己音以。應去聲。

己語辭。猶咨也。服事也。上文言明德者。既言宏于天矣。此

言宏王者。蓋以德之宏者宏王也。其爲文猶左傳所謂勤王。穀梁傳所謂大天子也。此武王之言。不稱朕而稱王者。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也。應者與王應也。易義。凡與之同而相助者。則曰應。若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言殷民者。術故殷紂都也。左傳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天命者。卽民情大可見之天威也。天命言宅者。詩所謂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言汝事惟宏王焉。王之宏者在克殷而保殷民。汝其應之以保殷民乎。蓋王之宏者。莫宏于安宅。天命之大。而民者天命之寶。必於保民者。以作起新民。則天命方安宅焉。此保民所以爲王之宏者也。汝之宏王。亦惟助王安宅。天命者。必作起新民。明宏王之事在新民也。

蓋新民者明德之功。蔡氏謂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是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故慎罰者明德而新民之一事。以其事大則分而言之矣。分民之分去聲。魯音騰。

述曰。已義詳大誥疏。服事釋詁文。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求諸侯莫如勤王。言勤王事也。詩下泉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言有王事而勞其勤也。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云。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則言宏王者可推也。昭八年左傳云。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曠栝引經之辭。非以乃服惟宏離經也。段氏執之。以爲從宏絕句焉。非也。其讀曰。王應保殷民。將王之爲言。不以汝服自康叔言之乎。是王言不稱朕而自稱王也。非體

也。僞傳云。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傳言應天。於經病添文也。或曰。應與膺通。詩賚云。我應受之。周語韋注云。應猶受也。王氏引之云。應保受保也。猶洛誥於民言承保也。繇今攷之。通易於書。以相應言之。其於所謂助王者。躍如也。其受保不言而可知也。易坤象傳云。應地無疆。亦句例也。蔡傳云。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今不出之者。說文云。和相應也。則應者和也。以言此經。保安其民。無不和者。言保則和在其中矣。蔡於宏王與保民者。本言之。則惟宏王之惟。經文不偏乎。故經言亦惟者。蔡遂無以言之也。其於宅天命與作新民者。亦平言之。蓋未審矣。引左傳者。定四年

文。蓋祝佗之言也。其上文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又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遂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命以唐誥。皆蒙上文周之選建者而統言之也。此史家所謂統敘灋也。其分魯公與分唐叔。蒙成王而言。其分康叔。蒙武王而言。傳文曷嘗言成王分康叔邪。其分魯公而上。特言周公者。以武王封周公于魯。周公不就封。然後成王分魯公。不可不特言而遞乎其間也。此明與分康叔者爲統敘武王之文矣。彼偏舉傳文。遺武王而言成王者。將不蔽乎。是故此所謂殷民者。蓋誅紂後之殷民也。非誅武庚後之殷民也。引詩者皇矣

文。毛傳云。宅居也。鄭箋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蓋若安居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魯所領反

自此而下十二節。蔡氏以爲言慎罰者是也。眚。過也。謂過誤也。終者。以惡終也。典。灋也。式。用也。梓材有式典之稱。今言式爾者。謂用不典如此也。不可不殺者。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災。害也。眚。災。謂過誤之害也。適爾者。蔡氏謂適偶如此也。道。言也。既言極其罪。使其罪犯殺也。時是也。不可殺者。堯典所謂眚災肆赦也。

述曰。禮緇衣。引明作民。蓋聲近而譌也。膏過。災害。詳堯典疏。釋詁云。典。灋常也。則典亦灋也。灋。古法字。王符潛夫論。引式作戒。蓋形近而譌也。式。用。釋言文。僞傳云。用犯汝。蔡傳云。用意如此。皆於經病添文也。詩伐木云。寧適不來。言偶不來也。列子云。鄭國之治。偶耳。猶適爾也。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大學鄭注云。道。猶言也。蔡傳云。既自道盡其情。又云。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此以其情訓厥辜。非也。經言厥辜。自司罰者言之。傳言其情。則自犯罪者言之矣。夫察其膏災。豈宜無所道而赦之乎。明爲膏災。則彼之自道。不言而可知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

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時是也。是上文所謂殺不殺者也。勅古通敕戒也。左傳曰。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言有順是者。乃其大明。殺者民畏服。不殺者民懷服。則惟民其勅戒而勉於和順矣。若有疾者。蔡氏謂以去疾之心去惡。是也。若有疾。則惟民其盡棄惡矣。此自殺者而推其餘也。若保赤子者。蔡氏謂以保赤子之心保善。是也。若保赤子。則惟民其樂治矣。此自不殺者而推其餘也。康乂者。兼保乂康保言之也。

述曰。引左傳者。僖二十三年文。僞傳以時乃連文。失其讀矣。勅古通敕。詳臯陶謨疏。僞傳訓勅正。言戒正之也。荀子

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蓋力者勅之文。脫爾而者。若之聲轉爾。荀子說之。以爲其應之疾速焉。非經之本義也。上下經文。於文未適也。釋詁云。畢。盡也。廣雅云。咎。惡也。大學引若保赤子。若作如。聲轉而義通也。大學說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說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皆經之本義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劓。牛器反。刑。如置反。

言刑與殺。重刑也。劓。割鼻。刑。斷耳。輕刑也。蔡氏謂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汝無或以己而

刑殺之是也。又曰者。設爲康叔之辭。言既欲重之。又曰從輕也。自重而輕。且不可。况自輕而重乎。此互文也。今讀之曰。非汝封。則人。無或。則人。則人。非汝封。又曰。刑殺人。無或。刑殺人。此互文讀之。則得其自輕而重者矣。

述曰。虞翻易注云。割鼻爲劓。說文云。劓。斷耳也。蔡傳云。則。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非也。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則椽黥。言有苗始淫爲之。非始制也。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蓋則刑也。蔡傳云。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非也。康誥篇中。設辭者數。此當承非汝封而言也。多士云。今爾。又曰。其句例也。古史互文之義。既省文。且舉隅也。或曰。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以一句讀也。非也。如其讀。則

又日而下於文未適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臬魚列反

外事外服也。酒誥曰。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蓋對內服而言。康叔以孟侯爲監。外事其所司也。臬灋也。經不曰汝陳時臬事。異於下文。以蒙上文外事而言也。司。主也。師者。猶史記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蓋卽敷求于殷先哲王者而師之也。言今之外服。汝陳列是灋。主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或曰。左傳稱康叔爲司寇。蓋康叔以司寇封衛。故言慎罰之詳也。曰。非也。刑罰者。諸侯外事之大者也。其或不慎。國命傾焉。豈以其爲司寇而後詳之哉。康誥詳慎罰。所以明諸侯外事之大者也。後世律書。雖至精之

意不自康誥推之耶。然使後世司外事者。其於刑罰。苟焉而已。逸大奸而虐無辜。則國命無可言矣。猶得徒問之司寇乎。監去聲

述曰。蔡傳引陳氏云。外事有司之事也。蓋以司爲有司。江氏云。周官聽獄于外朝。故曰外事。皆於義未融也。說文云。臬。射準的也。釋宮郭注云。臬。門槩也。蓋有準限之灋焉。廣雅云。臬。灋也。司。主。詳高宗彤日疏。周官云。宰夫辨其八職。二曰師。三曰司。今不以言此經者。於文未適也。引史記者。賈誼過秦論稱野諺之言也。大傳引書曰。茲殷罰有倫。蓋不與司師連文。失其讀矣。或曰。師用殷罰者。周初得天下。故也。若其後。何以師用殷罰爲哉。是不然也。既曰殷罰有

倫。此孟子所謂殷受夏。周受殷者也。非必惟周初而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於宵反。

又曰者。承上文王曰之辭。蓋重提而告之也。要囚。要辭以囚之。言結其獄也。蔡氏曰。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重如字。爲去聲。

述曰。多方篇書王曰終書。又曰者。丁寧而告之也。君奭篇書公曰。中書又曰者。重提而告之也。則康誥可推也。多方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言要辭以囚之也。周官鄉士云。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注云。要之。爲其罪瀆之要辭。詩關雎。毛傳云。服患之也。詩疏引王申。毛云。服膺思念之。旬時。詳堯典疏。周官大宰注云。蔽。斷也。昭十四年左傳云。蔽罪。

邢侯其義也。周官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云。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云。三旬而職聽于朝。皆云。司寇聽之。方士云。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此旬時之制也。唐書言太宗云。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亦其遺也。歐陽氏修瀧岡阡表。言其父爲吏云。父治死獄。求其生。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彝音夷

義者時瀆之宜也。次者適而就之也。禮曰。適次。遜順也。此

顧上文陳時臬者而申言其事。蔡氏曰。汝陳是瀆事。罰斷以殷之常瀆矣。其刑其殺。必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又不可以就汝封之意。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敘。汝惟曰。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所繇不中也。

述曰。中庸云。義者宜也。義古作誼。故訓之曰宜也。引禮者儀禮大射禮文。遜順。詳堯典疏。釋詁云。彝瀆常也。則彝者常瀆也。荀子致仕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其宥坐篇引卽汝作卽子。其餘所引同。蓋卽汝下無封字。又無乃汝盡遜。曰時敘之文。次作卽。遜作順。殆所傳者異也。抑荀子槩括而引之歟。其以先教

言之者明德之義也。詩板箋云。卽就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未其有若者。言未見他人有如之也。蔡氏謂年雖少而心獨善也。記曰。德者得也。凡得於心者。謂之德。故武王自言曰。朕心朕德。蔡氏曰。汝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汝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述曰。引記者樂記文。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斃不畏死。凡民罔不斃。音斃

閱斃徒對反

自得罪者。自甘爲之。蔡氏謂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攘者。有因而盜也。商書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寇及

姦宄說詳堯典。越者蔡氏謂顛越也。盤庚曰。顛越不恭。于者往取之也。言殺人。顛越人而往取其貨也。譬強。怒怨也。

此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蔡氏曰。特舉此以明用罰

之當罪。

非爲之爲去聲。強平聲。當去聲。

述曰。莊九年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言自甘也。荀子引書曰。凡人自得罪。民作人說之云。莫不服罪而請。蓋以自得罪爲服罪焉。於文未適也。且上下經文皆不貫也。攘義。詳微子疏。詩蕩言殷商云。寇攘式內。鄭箋云。式用也。寇盜攘竊爲姦宄者。使用事於內。蓋商紂之不恤民怨也。詩七月云。一之日于貉。又云。晝爾于茅。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鄭箋云。晝往取茅。蓋于者往取之也。譬強。釋詁文。說文

引作斃。說文云。斃。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斃。此古文也。今從之。梅本不作弗。而無凡民二字。蓋文脫也。孟子引啓作罔。罔不斃。作罔不讎。而有凡民二字。說文與之同。孟子趙注云。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然經無取之爲文。將曰殺於人於貨乎。

王曰。封元惡大斃。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鞠音谷弔音的泯武

反軫

元首也。大斃者。上文所謂罔不斃也。矧况也。言矧者。以上

文所言非天親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字謂畜之也。天顯蔡氏謂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鞠穉弔至也。政人謂爲政之人。猶酒誥所謂正事之臣也。不于我政人得罪。猶曰不得罪于我政人。此倒文也。泯滅也。曰者設爲康叔之辭。作罰用罰也。盤庚曰作丕刑于朕孫。言寇攘姦宄首惡則大怨矣。況其惟不孝不友者。子不敬服其父事。大傷其父心。于父不能畜其子。乃惡其子。此以子不孝而父乃不慈也。于弟不念天倫顯然。乃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穉子之當哀。大不愛于弟。此以弟不友而兄亦不友也。不孝不友至此。若不于我爲政之人得罰罪。天所畀我民人彝倫大滅亂矣。汝惟曰乃其速行文王用罰。刑罪此

而無赦焉。蓋周官所謂不孝不弟之刑也。此又元惡大愆之尤者也。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蓋不友亦原乎不孝也。經既曰于父。又曰于弟者。謂子不祇而于父乃不慈。則于弟必不恭也。惡鳥路反。釋音雄。

述曰。元首。釋詁文。矧况。釋言文。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孟子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字猶畜也。孝經云。則天之明。此昭二十五年左傳所謂爲父子兄弟。以象天明也。鞠穉。釋言文。蓋以兄視弟。雖長亦穉也。康王之誥云。無遺鞠子羞。其句例也。詩鴟鴞云。鸞子之閔斯。毛傳云。鸞。稚也。鄭箋云。稚子當哀閔之。稚與穉通。蔡傳云。父母鞠養之勞。今不出之者。詩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又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蓋父不以鞠言也。弔。至。釋
詁文。蔡傳云。父子相夷。兄弟相賊。父子兄弟至於如此。今
不從者。經曰。矧惟不孝不友。又曰。刑茲無赦。蓋特責乎爲
子爲弟者。非咎其父兄也。周官大司徒所以有不孝不弟
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刑也。僞傳云。惟人至此。不孝不慈
不恭不友。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非也。
傳又云。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然則何以不罰政人
之失教邪。經稱殷彝。則罰不必文王作也。蓋作若鴻範之
用作爾。倒文者。非故揉之也。其辭氣之曲達有然也。詩崧
高云。謝于誠歸。猶曰誠歸于謝。昭十一年左傳云。唯蔡於
感。猶曰唯感於蔡。昭十八年左傳云。侈故之以。猶曰以侈

之故。昭十九年左傳云。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又云。私族於謀。猶曰怒於室。色於市。謀於私族。僖二十三年左傳云。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猶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論語云。於從政乎。何有。猶曰何有於從政乎。皆倒文之例也。廣雅云。於。于也。泯滅。詩桑柔毛傳義也。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共。古通恭。昭二十年左傳云。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蓋於此經。彙括而引之。爾。非逸文也。故所引辭異而義同。此經之意。本言子不祗。則罪子不及父。弟不共。則罪弟不及兄。今引而伸之。則父不慈。兄不友。亦不及其子弟矣。此古人所以爲通經也。昭元年左傳

云。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此彖括引經之例也。周官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則相及矣。與此經不同。周官者鄭所稱周禮也。書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書疏辨之云。斯不然矣。康誥以骨月之親得相容隱。周禮據疏人相督率之禮。今律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夏簡八反

率循也。左傳曰。今鄭不率。盤庚曰。乃話民之弗率。今謂上文之不孝不友也。夏刑也。言矧者。以上文所言非在官也。

外者上文所謂外事。蓋外服之官也。統下諸官而言。庶子周官諸子之職也。掌教國子。故曰庶子訓人。正長也。非正不能長人。故曰正人。小臣掌傳小命。持各節以爲信。故曰小臣諸節。蓋小臣無諸節。不能矯命以爲惡也。播敷謂布言也。造爲也。念卽念哉之念。庸卽庸庸之庸。引長也。言不孝不友之民。不率則大刑矣。况惟外服庶子訓人者。惟其長人者。及小臣持諸節者。乃別布言。造爲民之大譽。弗顧念。弗效用。以病其君。是乃相引長爲惡。惟我怨也。已者歎而言之。茲義謂不率大夏之義也。蓋外庶子諸官。上文所謂政人也。政人不率。何以罪民。速行此義。率先殺之。此又不率大夏之急者也。○蔡氏曰。上言民曰刑。此言臣曰殺。

若用濼峻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非繩之以濼。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正及長人之長丁文反

述曰。釋詁云。率。循也。引左傳者。宣十二年文。僞傳云。夏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蔡傳云。夏。濼也。民不率教。固大置之濼矣。此皆於經病添文也。釋詁云。濼。刑夏常也。夏。與濼。刑同訓。訓。刑則不添文而自明矣。猶費誓言大刑也。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以一句讀也。其曰訓人。曰正人者。可徵讀之爾。禮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此與周官諸子職同。鄭諸子注云。

或曰庶子其義也。卒讀爲倅。國子者適子之副倅也。正長。釋詁文。詩雲漢云。鞠哉庶正。箋云。庶正。衆官之長也。周官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蓋持節而傳命者也。凡庶子以下諸官。所据徵文。皆內服之官。職在王朝者也。而外服可推矣。書疏云。鄭以訓人爲師長。今不從者。師長存正人之中也。其曰庶子訓人。明其職也。言當知所以爲訓也。曰正人。言當知所以爲正也。曰小臣諸節。言當知所以爲節也。禮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此小臣諸節之類也。異乎周官之掌節。大誓之諸節也。播敷皆布也。不以爲詩之敷政者。以其造譽。知其布言也。猶多方言屑播天命也。造爲釋詁文。漢書王尊傳云。律無妻母之禮。聖人所

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云。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孫氏疑其說。此經從造絕句焉。謂造獄非常。今別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非也。夫造獄者。知執灋之權也。故漢人以言經術。如孫氏言。則弄灋者爾。或曰。管蔡之誅。非常之獄也。大誥之經曰。造哲曰子造。故東征誅之。此造獄之明也。似矣。然大誥經文。言造不言獄也。如歐陽說有然。亦於經病添文也。盤庚云。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鴻範云。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皆君之播敷。而臣不敢別造者也。引長。釋詁文。率先。詳皋陶謨疏。刑亂國用重典。周官大司寇文。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

乃非德用又。

長丁
丈反

君謂邦君。長謂諸侯之長。蓋康叔爲孟侯。則兼乎君長者也。不能者不相能也。林氏謂如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外正者外官之長也。其曰外者。明家人內也。小臣承家人而言。亦內也。周官有內小臣之職。經言外不言內者。省文也。稱王命者。自君長言之也。蓋上文言用罰而治臣民者矣。此追本於君長。戒其非德以治也。言亦惟邦君。惟諸侯之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官之長。惟用罰之威焉。惟用威之虐焉。大棄王命。乃非德以治乎哉。

述曰。孝經云。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其所謂長者。

卽外正爲外官之長。是也。與經所謂惟長者異矣。引左傳者。文十六年文。昭元年左傳云。昔高辛氏有二子。遂云。不相能也。亦其義也。外正。與外庶子。其釋外不同。何也。庶子稱外。顧上文言外事者。統下文正人小臣言之。明其皆爲天子外服之官也。外正稱外。別君長之家人小臣言之。明其自爲諸侯外官之長也。易雜卦云。家人。內也。周官云。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此小臣以內名之者。自家人王后言之也。而諸侯可推矣。皋陶謨言樂者。言下不言上。此省文之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懌音亦。

典者德之常經也。敬典者所以明德也。敬典則敬德而忌畏矣。蔡氏謂敬有所不忽。忌有所不敢。穆王訓刑亦曰敬忌是也。惟敬故忌。左傳曰。敬德之聚也。易曰。居德則忌。顧命曰。以敬忌天威。上文所言慎罰者。皆不忽其事。不敢罰之。不敢不罰之。敬忌焉而已矣。其不敢罰而保善者。所以寬民。其不敢不罰而去惡者。亦所以寬民。於是乎民服而懋和。所謂裕民也。裕民者寬以保民。而非縱以爲寬者也。由卽上文速由文王之由。故言由。遂言文王也。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明德之敬也。而忌存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蓋文王者敬典之師也。此承上文而轉勉之。言汝亦自家而國。自內而外。無不能敬此德之常經。其所

由行。非威非虐。乃行寬民。惟若文王之敬而忌者。乃將寬民曰。我惟文王之有及。則予一人以汝德而說擇矣。蓋勉其明德以慎罰也。故下文遂總言之。於緝之於音鳥說音悅

述曰。常經詳堯典疏。引左傳者。僖三十三年文。引易者。夫象傳文。引詩者。文王及維清文。荀子云。有治人。無治瘼。瘼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蓋擇作擇。一人上無則予之文。又無所謂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也。書疏引鄭云。敬忌。祇祇。威威是也。江氏從鄭說。參荀子所引者言之。謂一人以擇。庸庸是也。今攷說苑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

忌此之謂也。則劉向固不自一端言之矣。詩頌弁云。庶幾說懌。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自此而下四節。總言明德慎罰而申告之也。爽。明也。蔡氏謂明思乎民也。迪。道也。謂導而行之也。康。安也。大誥所謂迪民康也。我時。謂繼殷之時也。康乂者。卽上文所謂惟民其康乂也。作。起也。記稱文子之言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求。卽上文敷求之求。真氏謂作而求之是也。猶詩言周德曰。世有哲王。又曰。世德作求。今民謂今時化紂之民也。適。往也。謂適道也。上文言敷求于殷先哲王。蓋明德者

當時之先務焉。故明其施政於民者而申告之。論語所謂道之以德。又所謂爲政以德也。言康叔明思乎民。導之吉德者安。我時其思殷先哲王之德。以樂治民。作起殷先王而求之。況今民無導之則不適道。今爲政者不導之則無政在其國矣。蓋言慎罰者必明德也。

述曰。蔡傳云。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蔡言此下非也。以德用罰。上文皆然矣。非至此下而然也。說文云。昧爽旦明。則爽者明也。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亦其義也。僞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蓋讀民迪連文於文未適也。書疏云。鄭以迪下讀。蔡讀與鄭同。迪道。詳皋陶謨疏。經曰。作求。蓋二字句也。引記者。禮記檀弓文。鄭禮注云。

作起也。僞傳云。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蔡傳云。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爲等匹於商先王。又云。前旣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也。非也。武王雖自嚴。然今爲康誥。當嚴之康叔矣。謂武王以身示之。則武王旣自言。必有轉而言康叔者。何以此經無其文乎。經言我時其惟者。異乎多方言我惟時其者也。詩下武云。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又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毛傳云。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而毛於作求無傳焉。鄭箋云。下。猶後也。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蓋求。

終釋詁義也。索求者有終盡之義焉。鄭以言此詩不可謂三后之德不終。而武王終之。遂謂終成其大功。然詩豈言世功邪。此與鄭言配行者。以詩攷之。皆於經病添文也。配古通妃。釋詁云。仇妃匹也。又云。妃對也。朱子詩傳云。配對也。謂對三后也。而朱子於作求亦無傳焉。漢書匡衡傳引關雎好逑作好仇。蓋古通也。蔡本偽傳。以求通逑。蓋逑文從求。相求者有等匹之義焉。以詩攷之。求之於配。如其義皆匹也。則複矣。蘇氏轍云。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李氏樗云。武王所以配三后者。以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之也。此其得下武之義者乎。通詩於書。可矣。通也。孫氏云。以安治民。爲終成殷先王之道。蓋以鄭箋言之也。

然武王伐殷。則更始也。豈爲終邪。釋詁云。適之往也。僞傳云。况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蔡傳義同。今攷下文。不曰迪屢未同乎。雖在堯時。猶誅四罪也。何有於今民乎。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予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戾定也。我。我民也。蒙上文惟民而言。其爲文。猶春秋書伐我也。蓋我者。非武王自謂一人之辭。上文言民彝。固言天惟與我也。尙與上通。上文言自作不典。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蓋慎罰者。治民之權變焉。故明其獲罪於天者。而申告之。皋陶謨所謂天討有罪也。言子惟不可不監視於文。

王及古先矣。予告汝明德者。告汝德之說。于德之行。若予
告汝明德以慎罰者。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蓋予所爲說。
以旣迪民德。而後于罰。非德者可決之行也。今惟民動而
不靜。未定其心。導之屢矣。而心未同。此我民之非德也。明
思天其罰。殛我民。我民其不怨。惟其罪雖在小。而少者當
罰。殛之。無在大。亦無在多。况曰。其上顯聞于天之大而多
者乎。蓋言明德者。必慎罰也。

述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以一句讀也。其曰德之說者。
可微讀之。爾。戾。定。詩桑柔。毛傳義也。釋詁云。戾。止也。定。猶
止也。春秋書伐我者。我魯也。若哀八年。吳伐我者。是也。詩
卷耳。鄭箋。於我馬虺隤云。我。我使臣也。於我姑酌彼金罍。

云。我。我君也。禮器云。孔子曰。我戰則克。鄭注云。我。我知禮者也。蓋我者自謂一人之辭。人皆有我。故又爲統稱之辭。論語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非人皆有我。聖人何爲以是告人乎。孟子言求仁之近也。則云。萬物皆備於我矣。亦其義也。詩陟岵云。上慎旃哉。朱子云。上。猶尙也。鄭尙書贊云。尙者上也。釋詁云。監視也。蔡傳云。民苟有罪。卽在朕躬。蓋以我者。武王自謂一人也。絲。蔡言之。上下經文。於義未融也。蓋民之不迪。則罪在朕躬矣。若夫迪屢者。德之說也。迪屢未同。非于罰之行不可也。而猶曰罪在朕躬乎。君屢迪其民。而民未同。天乃罰其君。而不罰其民。非天討也。多方云。爾乃迪屢不靜。爾心

未愛。又云。爾乃自作不典。遂云。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故云。則無我怨。皆與康誥相發明者也。釋言云。麥差也。差者失也。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今不以言此經者。蓋言失惟民。迪吉而安。似矣。然迪屢未同。則惡也。非失也。曰。失惟天其罰殛我。可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敬哉。顧上文敬哉而申告之也。怨者。卽上文所謂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也。彝者。卽上文所謂民彝。殷彝也。非謀者。必非彝。慎罰者。察之矣。蔽。猶孟子言蔽於物之蔽。忱。謂明德之誠。卽上文所謂天威。棐忱也。敏德者。敏行之德也。康安。

也。心有所安。卽上文所謂宅心也。顧者言顧行。行顧言。皆所以顧德也。猷謀也。上文言明德曰。若德裕乃身。言慎罰曰。乃由裕民。今日裕者兼德裕裕民言之也。瑕疵。殄絕也。瑕殄者。真氏以爲自民言之。蓋蒙上文也。下文言殄享。以天命之絕言。此言瑕殄。以民心之絕言。天命在民心。欲無殄享。先不瑕殄。故下文言乃以殷民世享也。言汝亦敬之哉。毋作民怨。勿以非謀非常蔽是誠。大則灋乎敏德。以安汝心。願汝心之德而德裕。遠汝心之謀而裕民。其裕若此。乃以民安。則民不汝疵而絕之矣。蓋言明德慎罰者之保民也。○謹案蔡氏以爲此欲其不用罰者。非也。武王所以誥康叔者。自發端以迄終篇。皆文王克明德慎罰之義也。

慎罰者。不妄用罰也。非不用罰也。史稱成康之際。刑措不用。盛矣。文王非其時也。康叔亦非其時也。刑措者。自慎罰而臻之者也。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中庸曰。必也使無訟乎。論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豈遽斬其不用罰哉。遽斬其不用罰。是措刑也。非刑措也。刑措善也。措。刑害也。爲治者宜辯焉。敏行願行之行。去聲。斬音期。

述曰。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以一句讀也。僞傳云。斷行是誠道。蔡傳云。斷以是誠。皆於經病添文也。蓋其讀曰蔽時忱。如不添文。而曰斷是誠。於文未適也。其釋蔽爲斷。是執上文所謂罰蔽殷彝者。未察乎文同而義異也。周官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爲行本。論語云。君子欲訥

於言而敏於行。敏德之義也。中庸云。言顧行。行顧言。謂相顧也。猷謀。釋詁文。君奭云。告君乃猷裕。孫氏執之。讀此經曰。遠乃猷裕。且於上文乃由裕民。通由於猷。上下經文。於文未適也。僖七年左傳云。不女疵瑕。則瑕亦疵也。釋詁云。殄。絕也。僞傳云。我不汝罪絕。蓋自武王言之也。然經固不言我也。詩鹿鳴云。君子是則是倣。明所灋也。釋詁云。迄。至也。史記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蓋盛時也。錯與措通。莊子注云。斷求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今也。惟命不于常者。謂天威棐忱。其命不于其常也。大

學引此而說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汝念哉。顧
上文汝念哉而申告之也。享如無逸享國之享。上文言康
叔助王宅天命。康叔若失天命。則康叔絕享國。卽王絕享
國矣。故曰無我殄享。服事也。命者承上文惟命而言。明乃
服命者。明乎汝服事天命者也。召誥曰。有夏服天命。蓋天
命王者。分俟服以保民。而保民之事。在明德慎罰。則明德
慎罰之事。皆所以服事天命也。此康叔所當明者也。上文
言乃服惟宏王者。以王事言之。此言明乃服命者。以天事
言之。今知王事皆天事也。則明矣。高乃聽者。卽上文所謂
知訓也。酒誥曰。聰聽祖考之彝訓。蓋聽之高者。莫高於文
王及古先之訓也。異乎漢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者矣。用

康又民者。顧上文而言。蓋言明德慎罰而保民者之宅天命也。

述曰。僞傳云。明汝所服行之命令。蔡傳云。明汝侯國服命。蔡謂服行所命也。江氏云。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爲節。皆於義未融也。孟子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則服事天命者可知也。引文帝者。見漢書張釋之傳。蘇氏云。高乃聽。聽於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今不出之者。康誥篇中。不稱文考爲古也。故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然蘇氏釋高者得之矣。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一節。終提其要而申結之也。往哉。命之就國之辭。替廢。

也。勿廢敬典。卽上文所謂罔不克敬典也。此明德慎罰之要。非宅心知訓則不能也。上文所謂應保殷民者在是矣。聽朕告汝者。丁寧申告之辭。蓋天命立國。其世爲享國也。繇民心焉。敬典者保殷民以宅天命。乃以殷民世享矣。○謹案周卜世三十。衛祀則及秦并天下時也。國之世享遠矣哉。蓋康誥之遺澤長也。并平聲

述曰。替廢。釋詁文。告。唐石經作誥。誥者告也。孫氏讀曰。典聽朕誥。謂與酒誥典聽朕詔同。此不知敬典爲誥中提要者也。宣三年左傳云。卜世三十。言周之享國也。史記衛世家云。秦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是衛祀及秦并天下時也。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五終

門弟子校采於讀書堂

尚書集注述疏

卷十五

康駘

書

尚書集注述疏卷十六

順德簡朝亮述

周書

酒誥

蔡氏曰。商紂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誥教之。是也。蓋酒誥者。告康叔明大命。以告妹邦之臣民。又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於是乎推之殷舊臣。及所監諸侯也。責君治臣。以爲民先焉。當監之監

去聲所監之監平聲

述曰。韓非子云。康誥曰。毋彝酒。此酒誥而繫之康誥者。酒誥以告康叔。猶康誥也。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然則今文有脫簡矣。今不見其脫簡者。蓋馬鄭王本。絲古文而來。梅本雖僞古文。而於今文所有者。亦襲馬鄭王本。故也。大傳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或疑此逸文在脫簡中者。然此與梓材若稽田例同。於酒誥奚取焉。陳氏壽祺云。今古文多寡異同。非一二矣。酒誥云。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此其異文也。非逸文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蔡氏謂卽詩之沫鄉也。大命者。武王謹酒之大教也。告康叔當明之。○謹案康叔封衛。兼邶鄘而有之也。既於

康誥詳之矣。鄭氏以詩邶風言洙鄉者推之。謂妹邦。康叔連屬之監。非也。蓋詩言邶鄘衛者。同風而不分也。故左傳曰。歌邶鄘衛。不與歌唐歌魏者同。顧氏謂猶之言殷商。言荆楚云爾。其分風者。後世經師之失也。左傳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在邶風之首。絲是言之。則鄘之洙鄉亦衛也。夫康叔以孟侯監諸侯。下文言侯甸男衛者。則所監可知矣。如洙鄉不在衛。而在所監也。經於篇首。遽言洙鄉。不已突乎。監平聲

述曰。王。一作成王。今本無成字。段氏謂僞孔刪之。非也。書疏引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又書疏云。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蓋三家者。歐陽大小夏侯也。釋文云。王

馬本作成王。然釋文於此無言王本者。書疏引鄭云。成王言成道之王。然書疏於此無引王說者。然則釋文而無言王本也。安知彼所別見之王本必非無成字乎。今本無成字。安知其必非王本之別見者乎。蓋王多異鄭。而僞孔多與王同也。釋文引馬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康叔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蓋馬以爲此成字非經之本文也。今據經言穆考文王。而不言武王。則王若曰者。武王之言也。非成王也。書王若曰者。周書之通例也。其作成王者。從書序之失而妄加之爾。或曰。康誥言王若曰者。周公

代之也。此誥言成王若曰者。成王親之也。絲今攷之。洛誥言王若曰者。固成王親之也。非周公代之也。史記云。周公懼康叔齒少。告以紂之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酒誥以命之。則史記以此誥爲周公代王之言。與康誥王若曰之舊說同也。絲是言之。彼從序者。於此經加成字。而義無所加。以是知其妄加之也。詩桑中云。沫之鄉矣。蓋在詩鄘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沫鄉也。鄭說見詩桑中疏。及衛譜疏。引左傳者。襄二十九年及襄二十一年文。詩之篇次。齊魯韓毛。則或異矣。若黍離之詩。毛以之冠王風。魯以之殿衛風。故劉向新序言黍離者。謂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詩。以是知後世經師

分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毖音祕。喪行皆去聲。

自此而下五節。皆武王之命。而告康叔當明之者也。乃語辭。文王世次爲穆。故曰穆考。肇始也。言始國者。對今有天下言也。毖戒也。庶衆也。言衆邦者。蔡氏謂文王爲西伯也。庶士衆士也。越及也。少正。蔡氏謂官之副貳也。御事。治事之臣。統乎尊卑者也。民人也。民對天言。則爲上下之通稱。元祀大祭也。禮庶人薦而不祭。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蓋猶薦而已。今對薦而不祭者言。則凡祭皆爲大也。

與洛誥以特祭爲元祀者異矣。故此經言祀者自庶士而上焉。亦總也。行。行事也。越。于也。言文王朝夕誥戒之曰。祭則此酒。惟天降命。其始此酒我民惟在大祭焉。天降命而。又降威者。蓋我民所用大亂失德。總無非用酒。惟行事。其于小大國所用失國。總無非用酒。惟罪辜。此天所以降命。而又降威也。

行事之行平聲

述曰。乃。不訓汝者。與康誥惟乃義同。蔡傳以誥。毖妹邦。不應言。乃。穆考文王。非也。蔡以乃爲汝。而失之也。如述先訓。以告人。誥戒之體。然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言管蔡諸國云。文之昭也。謂文王之子爲昭也。詩載見云。率時昭考。毛傳云。昭考。武王也。然則文王爲穆矣。肇始釋詁文。詩小毖云。

予其懲而毖後患。毛傳云。毖。慎也。毛從釋詁義也。謂慎而先戒之也。周官大宰云。建其正。立其貳。陳其殷。注云。殷。眾也。林氏云。庶士。所謂殷也。少正。所謂貳也。今攷周書嘗麥篇云。王命大正。正刑書。則其貳於是乎稱矣。襄二十二年左傳稱鄭少正公孫僑。呂氏春秋稱魯少正卯。其例也。詩思齊鄭箋云。御治也。牧誓云。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而上以御事冠焉。梓材云。司徒司馬司空尹旅。而下以御事總焉。今言庶士者。旅也。少正者。亞也。御事者。尊卑皆在其中矣。書疏引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蓋人爲之也。非天命之。則人不能爲之也。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

薦稻。蓋薦而不祭也。故酒誥無言庶民以祭飲者。周官酒正云。凡祭祀以漚共五齊三酒。蓋祭皆以酒焉。以祭飲者。蜡與宗廟之祭爾。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周官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周官之制。非文武之時也。故酒誥不及焉。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蓋自春秋世言之。黨正之禮衰矣。謂雖狂飲。非無道云爾。如文武之時而狂飲也。將謂紂何。詩豐年云。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詩載芟文同。此周頌之詩。皆言宗廟之祭也。大傳云。古者五十已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已上。遊飲也。今攷王制云。九十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傳言六十。蓋失之矣。月令云。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烝。言烝祭。則非民之大飲也。以民無烝祭也。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不言民飲也。奚古者之謂乎。書疏云。大劉以元爲始。蓋從釋詁義也。其於肇始。則複矣。亦義。詳臯陶謨疏。行義。詳堯典疏。蔡傳云。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曰。天毒降災。此蔡以爲天自酒降威。故人用以喪德而喪邦也。絲是言之。天不將以酒陷人乎。箕子所言。蓋臣子於君父。無所歸咎之辭。未可執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此言庶邦諸臣之小子也。小子者。後生也。蔡氏謂小子血

氣未定。尤易縱酒。故文王誥教之也。正古通政。周官注引作政。下文言庶士有正。又言正事之臣。蓋國政也。事家事也。無古通毋。彝常也。小子以祭飲者。蓋旅酬之禮也。將行也。言小子有國政。有家事。慎毋常酒。於庶邦之飲。則惟祭爾。猶以德行之而無醉焉。易以政反

述曰。周官凌人注云。故書正爲政。蓋古通也。論語云。政者正也。引周官注者。萍氏鄭注也。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非也。此不可以言小子也。論語稱冉子云。有政。孔子辨之云。其事也。蓋國言政。而家言事也。周官大司樂云。合國之子弟。其小子而承國政者乎。禮記內則云。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此非小子所及也。儀禮喪服小功章云。大

夫爲昆弟之長殤。則小子而爲大夫矣。國政遞焉。釋詁云。正長也。以言此經。於文未洽也。僞傳云。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酒。繇傳言之。民則庶人也。下文言越庶國飲惟祀者。豈言庶人者乎。庶人則薦而不祭也。傳言正官者。正長之說也。然經言有正有事者。小子有之也。傳於經言有者。不遺之乎。藝常釋詁文。韓非子云。彝酒常酒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兄弟弟子。賓弟子。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皆小子之謂也。其在旅酬。皆云。舉解于其長。中庸所謂旅酬下爲上也。迨相酬辯時。遂及乎小子矣。辯古通徧。詩鹿鳴云。承筐是將。毛傳云。所以行幣帛也。故詩敬之傳云。將行也。詩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又云。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大傳云。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詩楚茨云。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孰非以德行之者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言庶民之小子也。皆文王所以誥。庶民邦者也。上物。蔡氏以爲稼穡是也。鴻範曰。土爰稼穡。臧善也。言文王惟曰。我民迪導其小子。其心不愛酒。惟稼穡之愛。則其心善矣。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惟土物愛。以一端言小德也。厥心臧。以全體言大德也。中庸

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者。大德所繇成也。非二而一者乎。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觀人之道也。非所以修己也。言小子聰聽祖父所迪之常訓。其于小德。大德。小子惟合一焉。蔡氏謂小子不可以謹酒為小德。是

也。少去聲

述曰。金氏履祥云。國之子弟。文王誥教之。凡民子弟。則使其民各迪導之。是也。釋詁云。臧善也。引管子者。小匡篇文。小大德者。猶小大節也。荀子云。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吾無觀其餘矣。此以明論語之言。蓋觀人之道也。詩思齊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自小德而造大德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長丁文反賈音古。養去聲洗心典反。

賈他典反

蔡氏謂此武王敎妹土之民是也。嗣續也。續爾股肱者。言嗣世力農也。良耜之詩曰。續古之人。孝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純大也。專也。言以農事爲大而專之也。藝樹也。黍稷者。妹土之宜也。肇。敏也。言敏力也。服事也。行曰商。止曰賈。今言遠服賈者。蓋孝子之心。雖遠行而若止。白虎通謂欲留供養之也。經不言工者。工賈相資。言賈則工可知也。以孝養其父母者。必奔走事其考其長。互文也。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通言之。則亦同也。爾雅曰。父爲考。母爲

妣。慶喜也。自者。謂孝思之自致也。言若農若賈。其父母喜焉。乃自絜厚。致用酒。蔡氏謂洗。以致其絜。腆。以致其厚也。○謹。案民之孝養用酒也。蓋餽餘在其中矣。而總不言飲。食醉飽。如下文臣之孝養云者。蓋與民言之。懼其不知而反失也。酒誥之意。其微矣乎。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民之不知者。必甚於臣之不知者也。此告民所以異於告臣也。邦音似絜與。潔同。餽音俊。

述曰。釋詁云。嗣。續。繼也。則嗣亦續也。純。大。釋詁文。賈逵晉語注云。純。專也。凡事之大者。必專之也。孟子云。樹藝五穀。則藝者樹也。鄭詩譜云。衛在冀州大行之東。周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蓋妹土之宜也。肇敏。釋言文。

服事釋詁文。白虎通云。行曰商。止曰賈。易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此以賈用連讀焉。或據詩。賈用不售者以申之。非其義也。其曰欽。厥。蓋異文也。引禮者。曲禮文。引爾雅者。釋親文。詩皇矣。毛傳云。慶善也。僞傳云。其父母善子之行。此於經病添文也。書疏云。賈利而養。所以善之。此近承賈言。而不言農也。則偏矣。易兌象傳云。九四之喜。有慶也。則慶者喜也。論語云。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繇是言之。養親亦自致者也。孝經云。養則致其樂。其義也。漢志云。洗絮也。絮與潔通也。禮郊特牲云。幣必誠。辭無不腆。注云。腆猶善也。厚幣者善。

之也。說文云：膳，設膳，膳多也。蓋物多則厚矣。方言云：膳，厚也。詩幽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言酒之致用者也。引詩者，小宛文。毛傳云：醉而日富矣。今攷儒行云：多文以爲富。富猶多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羞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省悉井反

蔡氏謂此武王教妹土之臣是也。有正者有政也。伯長也。君子者，蔡氏謂賢之也。下迄於庶士，上統於庶伯，省文也。庶士皆君子。庶伯皆有正，互文也。典，常也。羞，蔡氏謂養也。

者。老也。君者。父母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孝經曰。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然則養老。莫大於養父母矣。言爾大能養老。惟父母家君也。上文曰考。曰父母。此曰君者。互相備也。必於臣之孝養。言父母爲君者。庶民則不達其義也。醉飽者。餒父母之餘也。蓋大能養老者。以禮之大而言。異乎禮之恆食矣。則餒而醉飽者。不亦寡乎。明非恆醉飽也。永如以永終譽之永。觀省。謂君觀臣德而有省也。禮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饋祀之所繇也。中德者。無過不及也。羞。進也。介。助也。詩言神之聽之者。則曰介爾景福。其言既醉以酒者。亦曰介爾景福。今言自

介者。自承神惠之助也。用逸者。以逸飲餽鬼神之餘也。言
朕大思觀臣者曰。爾能永此觀省。作事考於中德。爾庶幾
能進饋祀。爾乃自承神惠之助。以逸飲也。此所謂無逸乃
逸也。正事者。政事也。此乃信惟王政事之臣。觀省其臣之
辭也。若順也。元德者。中德之所本也。蓋養親祀先。皆仁孝
之德焉。易乾之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此所謂元德也。此總惟天之所順矣。王者順天之所順。
求孝子爲忠臣。此在王家所以永不忘也。其曰王臣曰王
家者。方告其臣。故如其臣之稱也。蔡氏以觀省者。自其臣
言之。謂反觀內省也。○謹案武王大命。酒禁也。其於民於
臣。必言其所可飲者。何也。蔡氏謂此不禁之禁也。孝養饋

祀。人果能此。且爲成德矣。何憂其洒酒哉。是也。蓋其不可飲者。天之所以降威也。其所可飲者。天之所以降命也。酒始於祀。孝養者。繇祀而推焉。皆天命也。佛氏絕酒。而不免爲異端者。異乎此也。

長丁文反。羞養養老之養。上聲。養父母孝養之養。去聲。幾平聲。

述曰。伯長典常。皆釋詁文。釋詁云。羞進也。說文云。羞从羊。羊所進也。周官膳夫云。膳羞。儀禮有司徹云。羞庶羞。羞羞者有所進以養之也。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傳云。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也。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繇傳言之。養之而不盡食。亦將以爲養也。釋詁云。鮠。背耆老。壽也。說文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蓋以聲爲義也。僞傳云。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此於經病添文。

也。或曰。惟君之文。禹貢惟木之例也。言養老與君也。非也。桓二年穀梁傳云。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至尊者君。當曰君及某。而曰與君乎哉。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定十三年左傳。言衛公叔文子請享靈公。蓋非禮也。故禮無臣享其君於家者。詩豳風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蓋下之愛上也。上自言之。則渴矣。儀禮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今武王大命其臣。康叔明大命於其臣。皆以君告臣也。君方告臣。謹酒而曰。臣當大以酒養其君。可乎。此朵頤之言也。如以卿大夫稱君言之。是告臣而啟之大飲也。必不然矣。禮內則云。父母在。

朝夕恆食。子婦佐餼。蓋餼父母之餘也。以永終譽。詩振鷺文。禮射義云。可以觀德行。皋陶謨云。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此自君之觀省言之也。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其例也。引省義者。禮大傳文。鄭禮注云。省善也。鄭從釋詁義也。釋詁又云。省察也。方氏慤云。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言其君察知之也。祭灋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無廟。蓋大夫士之祭。皆不及其高祖也。必于祫而後及焉。祫合祭也。葉氏夢得云。于上達也。引詩者。小明及既醉文。鄭小明箋云。介助也。神明聽之。將助女以大福。其既醉箋亦以介助釋之。然則由祭神者言。是其自

介助也。或曰釋詁云介右也。言右助以副之也。禮曾子問鄭介子注云介副也。自介者蔡傳謂自副也。蓋祀爲正則飲爲副焉。今不從者自副之言非孝子宜施於祀先者也。祭統云尸亦餽鬼神之餘也。又云尸謏君與卿四人餽。蓋餽者所以承神惠也。釋言云謏起也。召詁云其稽我古人之德言不妄作也。周官籩人注云饋食薦孰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卿大夫之祭也。書疏引鄭云饋祀助祭於君非也。孝經云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又云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饋食之禮祭畢飲酒旅酬爵無算。故曰逸也。詩賓之

初筵云。舉醕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蓋逸飲而有節焉。此詩言射時也。而祭時可推矣。醕與酬通。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孝養饋祀。事親而及其先也。中庸以事親之孝爲大德。蓋元德也。卽中德也。大誥云。爾丕克遠省。此蔡義之所繇也。義通。故存焉。然上下經文。則觀臣之義。於義尤融也。經言作稽中德。蓋反觀內省者。亦該之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輔。徂。存也。輔存邦君。對上文喪邦者言也。上文言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統言之。則皆曰御事。省文也。小子者。御事之小子也。上文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蓋輔存邦

君者小子猶與焉。言我西土輔存邦君之御事及小子也。上文言臣民言臣民之小子。此惟言臣者。臣爲民先。言臣則該民也。下文所以言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也。尙庶幾也。腆厚也。上文言腆用酒者。自酒之厚而言。此言腆于酒者。自人之厚于酒而言。下文所謂荒腆也。故謹酒而不腆焉。今繇是而受天命矣。非自輔存邦君而進之者乎。此一節呼康叔而告之。以結上文大命之意。而起下文監殷之義。

與音慎
監去聲

述曰。裴輔。詳康誥疏。徂存。釋詁文。此反訓也。郭注云。以徂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故爲今。是也。蓋存於此。而後徂於彼。旣徂矣。則又存於彼焉。故徂者存也。史記屈原傳云。其存

君興國。蓋輔存之義也。釋詁云。徂往也。蔡傳云。輔佐文王
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今不從者。言輔佐文王。此於經
病添文也。上文言文王誥戒庶邦諸臣及諸臣之小子。欲
其輔存邦君而無喪。非以邦君御事平言之也。故下文亦
曰。惟御事厥業有恭。皆此意也。僞傳云。我文王在西土。輔
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絲傳言之。上文言文
王誥戒庶邦者。何以無訓國君者乎。經言我西土。不言我
文王在西土也。如曰。我西土輔訓。非不辭邪。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相去聲。湏。面善反。祗音支。辟必益反。

自此而下三節。告康叔以殷之當監者也。迪者謂其輔相所導而行之也。皋陶謨言安民者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天顯小民也。迪導而畏天顯之小民。蓋畏民。卽畏天也。此猶君奭所謂迪知天威也。經常秉執。哲智也。中庸言達德者曰。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秉德之智也。迪導常德而執其智。蓋蒙上文所謂迪者而言也。此猶皋陶謨所謂允迪厥德。無逸所謂迪哲。君奭所謂純佑秉德也。咸皆也。猶徧也。殷成湯而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徧及焉。帝乙紂父也。恭者蔡氏謂責難之恭也。不敢自暇者。若不遑暇食之

類也。不敢自逸者。卽所謂無逸也。矧况崇重也。言殷先哲王能成其王德者。以敬畏其輔相。惟哲王御事。其輔相有責難之恭。故哲王畏之。皆不敢自暇而自逸也。况曰其敢重飲乎。越于也。服事也。外與內。以王畿言。蓋外與內。皆服事乎天子也。周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不言采者。省文也。周服因於殷。故下文言康叔所監者亦同。邦伯謂方伯統諸侯者也。于在外事。侯甸男衛諸服。以方伯而分治王事焉。自王言之。皆御事也。尹正也。謂正長。亞次也。若上文少正也。服謂從事。若下文服休服采也。工官也。宗工。王宗禮百工者。洛誥以宗爲特祭之禮。蓋周因於殷者也。越及也。百姓百官也。于在內事。百僚諸臣。皆御事也。宗工非御事。

之常。故序常官之外。百官里居。嘗爲御事者。亦異於常官。故二者之序相及也。罔無也。鄭氏曰。飲酒齊色曰酒。是也。不敢者。謹酒也。不暇者。忘酒也。成王者。蔡氏謂顧上文成王而言。尹人者。正人也。左傳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此御事之尊者。禮曰。里尹。此御事之卑者。皆當正人也。祇敬。辟灋也。正人者。必敬灋。蓋灋者。天顯之則。經德之常。所以正人者也。言外與內之御事。惟輔助成其王德之顯。皆于正人者敬灋焉。蓋必敬灋以正人。然後御事臣德之正。有以輔助成其王德之顯也。所謂厥棊有恭也。其暇酒酒乎哉。○謹案王德之成者。自成而助成者也。經於殷先哲王之德。惟言其助成者。酒誥之言。武王所以求助也。其武王

之哲乎。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鄭氏曰。所謂里庶尹也。夫百官里居。雖辭御事之職。猶謹洒奉灑。以里庶尹而正人。豈不助王德化而大天子之光哉。後世大夫士里居。其亦思有助王否也。述曰。釋詁云。典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則經者常也。蔡傳云。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德所以處已也。秉哲所以用人也。繇今攷之。經非對文。此於義未融也。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則經德不惟處已也。皋陶謨云。知人則哲。以智之大端言也。鴻範云。明作哲。則秉哲不惟用人也。秉執。釋詁文。哲智。釋言文。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此

經德之謂也。又云。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此秉哲之謂也。孟子所謂經德不同者。蓋知所秉也。以中庸之義推之。成湯諸哲王。自明而誠。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孟子以湯爲反之。非性之也。咸皆釋詁文。詩豐年云。降福孔皆。毛傳云。皆徧也。魯語云。小賜不咸。左傳謂之小惠未徧。其義也。史記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禮檀弓疏云。先儒皆以酒誥帝乙爲紂父。蓋不與緯同。檀弓鄭注云。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蓋易緯乾鑿度之說也。六世王者。祖乙也。自湯至祖乙。不數兄弟相及者。則祖乙爲湯以後六世孫也。殷又有帝乙者。謂武乙也。史記云。武乙無道。又云。暴雷。武乙震死。此帝武乙。

卽紂父之祖也。今攷孟子云。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蓋謂湯大甲大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也。無逸稱其
在祖甲。則七作矣。祖甲者武丁之子也。孟子以武丁立文。
祖甲在武丁後。故不曰七作。而曰六七作也。今以祖乙爲
帝乙。所謂六七作者。不遂闕其三乎。則書之帝乙當爲紂
父也。此異乎帝武乙者也。易泰六五云。帝乙歸妹。其歸妹
六五亦云然。必以爲天乙湯者。亦無徵文也。安見其必非
紂父之帝乙乎。哀九年左傳云。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然
則微子之德。固帝乙之子也。非可以紂之不德而疑其父
也。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蓋不敢崇飲
而祀茲酒也。詩下武云。世有哲王。又云。世德作求。遂云成

王之孚。言周之哲王有成也。此經爲之先矣。孟子云。責難於君。謂之恭。多方所以言進之恭也。崇重服事。釋詁文。僞傳云。崇聚也。傳以不敢聚飲者。自殷御事言之。然重飲者。雖獨飲亦然也。豈必聚飲乎。此當自殷王言之。與下文紂飲爲對觀也。覲禮云。侯氏肉袒。北面立。告聽事。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然則無事者。言無所爲得罪之事也。以其爲王治事。故也。邦伯。詳盤庚疏。白虎通云。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此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蓋異文也。白虎通云。男。任也。尹。正。亞。次。釋言文。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之五官。曰。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鄭注云。此蓋殷制也。今攷左傳稱鄰子云。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然則五官之制尙矣。司士者。司事也。其天官大宰。不列六卿。雖異於周官。而六事之人。夏書言之。殷奚必不因之而損益也。其果爲殷制歟。無徵文也。其曰六大。曰五官。則庶尹也。而其亞可推矣。職方之伯。殆王制所謂二伯也。蓋與方伯不同。天子之吏。所謂御事也。鄭涵義。見詩蕩疏。詩釋文。引韓詩說云。飲酒不出。客曰酒。絲今攷之。於文。面水爲酒。鄭以酒顏言之也。韓以客飲不出。則所面者。惟酒而已。說文云。酒。沈于酒也。

引左傳者定四年文。禮雜記言無主之喪云。里尹主之。鄭注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此里尹職卑。異於鄭大傳注所謂里庶尹也。祇敬。辟灋。釋詁文。或曰。釋詁云。辟。君也。祇。辟者敬君也。蔡傳云。上以助成君德之著。下以助尹人祇辟。又引呂氏云。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蓋蔡以惟助之文。貫而言之也。蔡不釋越。繇蔡言之。則越及也。然上文言庶尹矣。將庶尹助尹人乎。於文未適也。僞傳云。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灋。傳言德顯者。於文未洽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

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音逸。喪去聲。反。沃

畫許力反。很胡
懇反。罹音離。

亦總也。謂我所聞總惟此言也。後嗣王紂也。酣酒樂也。言
紂以酒樂其身也。人受命于天。王者尤天所命也。今以天
命自王言之。故曰厥命。厥其也。下文亦言殷墜厥命也。上
文言天顯小民。則其命顯于民矣。多士言紂罔顧天顯者。
而曰誕罔顯于天。則其命罔顯于民也。越于也。詩之言紂
曰。斂怨以爲德。今言敬保于怨不改也。猶盤庚言乃奉其
恫也。誕大也。泆蕩泆也。燕燕飲也。史記曰。紂以酒爲池。以

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今言大惟其縱淫蕩于非常。以燕飲失其威儀也。蠱痛也。荒者樂之無厭也。言民無不痛傷心。紂惟荒樂而腆厚于酒也。息燕息也。詩曰。或燕燕居息。乃逸者。甚於燕息之辭也。無逸言不知勤勞者。而曰乃逸。此多方所謂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也。上文言殷先哲王曰。不惟不敢。亦不暇。此言後嗣王曰。不惟自息。乃逸。蓋德與不德。皆極言之也。疾害。很戾也。商書稱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今言其心害戾。不能畏死也。商邑殷之王都也。罹憂也。言辜罪者。皆在殷都。雖于殷國亡滅亦無憂也。此牧誓所謂四方之多罪逋逃也。左傳曰。明德以薦馨香。蓋思其祀也。今言弗思德馨香祀。并聞

于天。此牧誓所謂昏棄厥肆祀弗答也。自酒者。猶三國志言引酒自若也。言大惟民怨。民雖自怨。衆羣臣自酒也。腥聞在上者。酒德不絜也。惟逸者。顧上文乃逸而言也。言天無佗故。今無愛于殷。惟以其逸故也。民人也。蔡氏謂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速召也。言惟人自召其罪。蓋紂之君臣皆酗酒也。○謹案紂酗酒而不以祀。至於酒德若斯。是不知乎。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也。此以見厥命罔顯于民矣。安有念于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者哉。而其羣飲者。則殷御事。助成後嗣王酒德也。君臣若斯。天雖欲不降威。不可也。詩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信哉。然武王以是告康叔。而不以告妹邦者。妹土殷民。不忍

斥言也。夫紂燕喪威儀。雖死不畏者。豈不以酒德而自哲耶。殷先哲王。經德秉哲。紂豈不違之邪。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又曰。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深悲其燕喪威儀者之不哲也。非必於酒誥而能爲是詩乎。樂音洛反平聲幡音番

述曰。呂氏春秋云。今召客者。酒酣歌舞。蓋酒酣而作樂也。酣者甘酒也。言味非言聲也。高誘注云。飲酒合樂曰酣。此望文而爲之說爾。說文云。酣。酒樂也。太平御覽引說文作樂酒。蓋飲酒而樂也。故曰酣身。釋言云。厭其也。僞傳以命爲政令。蔡傳云。紂命令不著於民。絲今攷之。上下經文。當以天命言也。引怨義者。詩蕩文。釋詁云。誕大也。釋文云。迭

亦作佚。蓋形之近也。說文云。沃。水所蕩沃也。蔡傳云。燕安也。此從詩文。王有聲傳義也。蓋與僞傳同。今言燕飲者。於文尤洽也。說文云。蠶傷痛也。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蓋荒亡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詩抑云。荒湛于酒。又云。女雖湛樂從。言樂之無厭也。僞傳以荒訓大。今攷於經。上文言誕大矣。此又言腆厚。則大不待言也。引息義者。詩北山文。經曰。乃逸。蓋二字句也。蔡傳云。不思自息其逸。蔡讀與僞傳同。失之矣。詩瞻卬云。蠶賊蠹疾。鄭箋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蓋疾者害也。說文云。很。盤也。擊古戾字。孟子言狼疾。又言狼戾。其義也。或曰。死辜連文。白虎通讀曰。在商邑。今不從者。於文未適也。羅憂釋詁文。引

左傳者僖五年文。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以一句讀也。說文謂馨爲香之遠聞者。此對文之異也。三國志言關羽云。羽伸臂令醫劈之。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蓋自酒則不知所痛也。僞傳以自酒爲用酒。於文未善也。詩那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先民者先人也。商頌王祀以稱其先人。則民者君臣之通稱也。大學云。在新民。又言新民云。先齊其家。謂家人也。而皆曰民焉。論語云。務民之義。朱子云。民人也。蓋民義者必通乎君臣者也。互詳召誥疏。詩伐木鄭箋云。速召也。文王曰咨。詩蕩文。抑抑威儀。詩抑文。其未醉止。詩賓之初筵。韓詩說云。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毛傳云。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監去聲

監視也。言我不惟如此多告而已。將爲古人之監視焉。民人也。史記稱湯征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蓋古人之言也。上文言殷先哲王。言後嗣王紂。是皆當監者矣。此申結之。而惟言監紂者。莫近之人。莫大之惡也。監紂則監殷先哲王可知也。殷墜厥命。所謂用酒喪邦也。撫鎮撫也。左傳曰。訓衆而鎮撫之。時者。蒙上文所謂今者而言。蓋今時也。

治不之
不音否

述曰。釋詁云。監視也。湯征今詳逸文。治不猶治否。蓋古通也。戰國策云。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蓋

因湯征之言而韻之也。於水於民。於不作于。唐石經及注疏諸本皆然。徐榘中論亦引作於。今攷釋詁云。于於也。酒誥篇中。惟此二字作於。其餘皆作于。此蓋引古之本文歟。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遂申之云。施於有政。蓋論語作於。引書作于。注疏本孝乎。漢石經作孝于。今反而觀之。亦可推也。抑書文一例。而傳者之異歟。詳金滕疏。引左傳者。桓十三年文。詩召旻云。維昔之富不如時。鄭箋云。時。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苦八反大音太圻與
畿同父音甫辟音隔

自此而下至篇終。皆自妹邦推之。責君治臣。以爲民先。而
申告之嚴者也。劾愆者。固戒也。此通下之文。皆固戒其剛
制于酒也。經自大史而下。不言劾愆者。蒙上省文也。至康
叔乃言剛制于酒者。通上省文也。獻賢也。臣非賢不用。故
曰獻臣。懼或不賢。雖賢猶勉。當固戒之也。衛故殷都。有殷
舊賢臣。所監亦有之。故先別言之也。康叔以孟侯爲監。侯
甸勇衛諸服。蓋所監之遠焉。蔡氏謂此與文王毖庶邦同
也。自大史而下。則惟言衛國矣。大史內史。鄭氏謂掌記言
記行是也。友者。君以臣爲友。詩所謂友紀也。史在左右。特
以友言之。下文諸臣。皆互見也。越及也。獻臣。今新國賢臣
也。對殷獻臣而言。蓋凡臣職之要者。皆特稱之。其餘羣臣。

則以獻臣統稱之也。宗工掌記功宗以宗禮百工。故曰百宗工。以其記諸獻臣之功。故與獻臣相次焉。史與宗工特稱之者。皆記載之要也。此言矧者。新於舊。近於遠。况當固戒也。爾事猶事爾也。詩曰。豈不爾思。其爲文同也。服事休息也。言有事於休息者。鄭氏謂服休。燕息之近臣。是也。采采服也。朝祭用之。言有事於采服者。鄭氏謂服采。朝祭之近臣。是也。此言矧者。况爲近臣也。若順。疇類也。言三卿各順其事類。猶堯典以惠疇。言百揆也。蔡氏謂圻父。司馬也。主封圻。農父。司徒也。主農。宏父。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是也。薄。驅也。詩曰。載驅薄薄。違者不從。濩而背之也。謂圻父驅其所違者。保安也。謂農父順其所安者。

辟與關通。孟子曰。辟土地。詩曰。啟之辟之。謂宏父定其所辟者。此三卿之事。所謂順類也。先言圻父者。司馬主封圻。有詰禁焉。此監者爲急也。蔡氏謂禁酒酒爲急者。亦其職也。此言矧者。况爲大臣也。剛制于酒者爲酒所剛制也。制猶困也。易曰。困于酒食。論語所以言不爲酒困也。凡酒失皆狂。蓋酒之氣陽。其失則剛也。詩曰。旨酒思柔。又曰。飲酒溫克。溫克者柔克也。懼其剛制也。自劾毖殷獻臣而下。皆以剛制于酒者。固戒之矣。惟極乎康叔而倒見焉。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其爲文同也。蓋劾毖之義。自舊而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康叔爲衛君而監諸侯。則其本也。故劾毖之曰。况汝剛制于酒。此

其辭嚴矣。

朝直遙反。蟋蟀音悉。率牀下之下古音戶。

述曰。釋詁云。劫固也。獻賢。詳皋陶謨疏。詩文王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言殷獻臣也。洛誥言。殷獻民。其例也。周官職方氏云。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鄭禮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詩云。侯服于周。賈疏云。侯之言候。爲王斥候。甸之言田。爲王治田出稅。男之言任也。爲王任其職理。采者事也。爲王事民以供上。衛者爲王衛禦也。蠻之言縻。以政

教庶來之。自此已下。皆夷狄矣。夷者以其在夷狄中。故以夷言之。鎮者以其入夷狄深。故鎮守之。藩者以其最外爲藩籬也。自侯服已下。各舉一爲號。皆互通也。其夷狄三服亦互通。是以大行人。總謂之蕃國也。蕃與藩通。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以此知要服已上。九州之內也。皆中邦也。要服。卽蠻服也。言要束之而已。要服已下。經不及之者。非中邦也。大不作太。傳者或異焉爾。詳大誓疏。鄭大史內史義。見禮玉藻疏。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疏引熊安期說者。謂襄二十

五年左傳云。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記動之事。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內史爲右史也。今攷漢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其於禮言則反之矣。禮言左動右言之書。互文也。尙書豈記言而不記事哉。襄三十年左傳於鄭云。使大史命伯石爲卿。則大史而記言者。豈不爲左史乎。覲禮云。大史是右。則何也。周書史記篇云。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將記言者。左史也。古今人表云。右史戎夫。又異焉。夫周官史職。無左右之名。今此經未嘗言左右也。左傳襄十四年於晉云。左史謂魏莊子。昭

十二年於楚云。左史倚相。彼侯國之史。有左則有右可知也。然必以動言之記。左之右之。其不然乎。言人人殊。固有絲矣。蓋言動者。左右史皆書之也。王制云。大史執簡記。大戴禮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職不分司。名不分繫。善夫。周官云。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蔡氏據之。以言侯國。今無以知其必然也。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孟子所以言堯之於舜。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詩假樂云。燕及朋友。毛傳云。朋友。羣臣也。大誥云。我友邦君。蓋諸侯者。天子之友也。詩雲漢云。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鄭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蓋天子且然也。而諸侯明矣。

詩毛傳於雲漢云。宗尊也。於臣工云。工官也。故孫氏云。宗工謂尊官。是不然也。堯典云。允釐百工。蓋百官於是乎盡矣。既曰百尊官。何以言經之矧况而尤尊者乎。或曰。周官之職。曰內宗。曰外宗。曰都宗人。曰家宗人。皆宗工也。似矣。然何以稱百宗工乎。亦不然也。洛誥云。予齊百工。又云。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遂云。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故云。惇宗將禮。此所謂百宗工也。殷之宗工。盤庚之選勞大享者。是也。周因於殷而損益之。故殷曰宗工。周曰百宗工。蓋同而不同也。引爾思者。詩竹竿文。大誥言予翼。亦其例也。服事。休息。釋詁文。鄭服。休服。采義。見書疏。禮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

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詩碩人云。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言君之休息也。有事於休息者。若周官小臣。正王之燕服位。是也。采服。詳皋陶謨疏。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云。虞說曰。大采。袞職也。少采。黻衣也。有事於服采者。若周官司服掌王之吉服。是也。司服云。眠朝。則皮弁服。蓋素絲而純采者也。眠。與視通。蔡傳云。曰友曰事。然有不可友者。孟子言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又云。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今不從者。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蓋天子稱王。諸侯稱公。坐而論道者。君也。作而行之者。臣也。僞周官云。三公論道經邦。亦非言侯國之

臣也。蔡殆以爲若孟子處齊爲賓師之類也。今攷孟子云。學焉而後臣之。學焉者。事之也。臣之者。起而作事也。旣臣之。則不同事之矣。且信曰。事之。是孟子所謂師也。父兄也。爲弟子者。又安所固戒之乎。君之所事。禮絕百僚。其序宜在三卿之上。唐肅宗之於李泌。當時所稱白衣山人者。其禮猶然也。今以矧况言之。而在三卿之下。非其序矣。若夫服采同訓。是曰事事。亦於文未適也。蔡傳云。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蔡以若有汝義。爾猶汝也。王氏樵云。侯國三卿。名位通於天子。故謂之若疇。非謂三卿之禮與康叔等也。王氏据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雖然。臣與君疇。非立文之體也。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韋注。

云。疇匹也。釋詁云。仇匹也。郭注云。仇猶儔也。傳與疇通。此蔡義之所繇也。今攷詩關雎云。君子好逑。釋文云。逑亦作仇。毛傳云。逑匹也。逑假借爲仇。詩兔罝云。公侯好仇。是也。古義疇不訓匹。釋詁云。疇誰也。問其爲誰。以其相類也。九家易注云。疇類也。蓋相類若田疇然。故相類則相竝。相匹則非相竝。其義不同也。釋詁云。妃匹也。妃古通配。君之配天。妻之配夫。臣之配享。其相匹也。豈相竝乎。鴻範九疇。史記訓爲九等。夫等者相竝之義也。且以匹君爲言。何不言汝疇而言若疇乎。此文上下皆稱汝也。何必變文乎。旣曰匹君。則曰圻父。曰農父。曰宏父。於文足矣。所言薄違若保。定辟者。不亦文之綴旒乎。圻古通祈。詩毛傳云。祈父。司馬

也。繇是推之。則三卿從可知也。三卿之名不同。周官蓋武王之時。非必周官之制也。抑官有別名歟。祈父者。宣王以後之詩。其稱名與酒誥同也。周官大司馬云。制畿封國。以建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蓋主封圻也。而詰禁行於斯矣。則侯國之制可推也。周官大司徒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蓋主農也。王制云。司空度地居民。又云。無曠土。無游民。詩白駒傳云。空大也。釋詁云。廓。大也。蓋主廓地居民也。詩大明云。維師尚父。蓋尊之也。引薄義者。詩載驅文。昭元年左傳云。未陳而薄之。謂迫之也。晉語韋注云。薄。迫也。蔡傳云。圻父。迫逐違命者。是矣。今攷詩毛傳云。薄。薄疾驅聲也。蓋薄而迫之。則驅之矣。此言驅

者於文尤洽也。疇詩祁父箋引作鬻。釋文云鬻古疇字。本或作壽。詩疏引鄭酒誥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此從異文而爲之說爾。僞傳云。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蓋說與鄭異。而句讀亦同。咨之爲言。於經病添文也。朱子云。舊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蔡傳從焉。引辟義者。詩皇矣文。蔡傳云。宏父制其經界以定瀆。蓋辟讀必益反。辟瀆。說文義也。今辟讀闕者。以官曰宏父。辟之則宏於文尤洽也。釋詁云。辟君也。僞傳云。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於酒乎。傳言矧况者。於文未適也。蔡傳云。剛制亦劫怙之意。剛果力制之也。又云。况汝之身爲一國之視倣者。可不謹於

酒乎。繇蔡言之。非添可不之文。將曰。况汝謹於酒乎。是其美辭也。非其戒辭也。引易者。困九二文。旨酒思柔。詩桑扈及絲衣。皆有其文。引温克者。詩小宛文。詩教有溫柔之義。謂温者當柔也。詩抑云。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云。在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故曰。温克者柔克也。柔克則非酒之所能剛克者矣。剛制猶剛克也。引蟋蟀者。詩七月文。自在野而下。皆言蟋蟀之所在也。其文則倒見者也。釋言云。矧况也。孫氏云。矧詞也。詞與辭通。蓋以矧卽矧。從說文義也。此不得矧况之實。而以矧爲語辭。豈其然乎。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佚音逸。

此承上文而言。蓋侯甸男衛及諸臣之不受劫劫而羣飲

者也。或誥者告於康叔也。佚失也。康叔既奉王之命以劫毖之。而爲上者身爲民先。羣飲不率。此康誥所謂不率大夏。又所謂人有小罪。非責。乃惟終自作不典。乃不可不殺者也。苟其佚之。此盤庚所謂乃既先惡于民。惟予一人有佚罰者也。圉。京師也。春秋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監者所以治庶邦之例也。蓋執則必拘之矣。予其殺者。康誥所謂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也。下文言時同于殺者。卽同此也。

述曰。佚失。詳盤庚疏。引春秋者。僖二十八年文。京師。詳洛誥疏。僞傳云。民羣聚飲酒。蔡傳云。羣飲者。商民聚飲爲姦惡者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云。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

灋曰當斬。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灋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此皆未察於上下之文也。其言民者。於經病添文也。周官司戒云。禁其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治其民之羣飲也。民之羣飲。康叔自治之。安所用執拘以歸于周乎。萬民之罪。必于周自治之日亦不足矣。立政所以有兼于庶獄之戒也。拘。一作柯。說文云。柯。撝也。周書曰。盡執柯。蓋異文也。或曰。言執而撝去以歸于周也。然苟非拘之。則何能撝之邪。撝。猶麾也。孫氏云。殺同繫。左傳杜注云。繫。放也。此以殺羣飲者爲過。將破字以釋之。爾。非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獨音

此又言不受劾愆而涵酒非羣飲者也。惟殷之迪諸臣者。紂導爲惡之諸臣也。惟工者。今之臣工也。其爲文猶上文。言惟亞惟服也。其冠以又之爲文者。猶康誥言亦惟君惟長也。上文言劾愆。故善視之曰殷獻臣。此言不受劾愆而涵酒。故追原之曰。惟殷之迪諸臣。上文言侯甸男衛。周之臣工也。自大史至宏父。衛之臣工也。故統稱之曰。惟工。上文於羣飲不目言之者。近承上文劾愆者。既目言之也。此於涵酒目言之者。嫌非近承也。言又惟紂導爲惡之諸臣。又惟今之臣工。既劾愆之。乃自涵于酒。以其非羣飲。勿用遽殺之。姑惟再教戒之也。有斯明享。以用我教辭而異禮。

也。蔡氏謂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是也。蓋享者。君賜其臣之大禮。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又曰。爵盈而不飲。故其心有此教辭者。明其今不酒。以享禮享之也。享與饗通。禮曰。饗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乃不用我教辭者。是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以怙惡終也。我一人。武王自稱。因上文歸于周而言也。弗恤。猶上文言罔愛也。獨絜也。國語曰。國人弗獨。今言酒德不絜。則我不絜其事也。時。是也。是同于羣飲之殺。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

述曰。蔡傳云。殷受迪導爲惡之諸臣百工。繇今攷之。工。官也。卽臣工也。連殷言之。則惟工之文。不亦綴旒乎。僞傳云。惟衆官化紂。乃沈湎于酒。此以惟工屬下讀焉。於文未適。

也。隱元年穀梁傳云。殺世子母弟目君。蓋目言之也。目言之者。猶名言之也。昭三年左傳云。不有寡君。言心之所無而忘之也。詩墓門釋文。引鄭書注云。斯析也。所引不斥篇名。今不以言此經者。爲迂也。引左傳者。成十二年及昭五年文。引禮者。聘義文。聘義言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者。與左傳義同。僞傳云。汝有此明訓以享國。傳自康叔言之。上下經文。義不貫也。或以諸臣享國言之。則諸臣豈皆有國乎。釋詁云。獨明也。詩天保毛傳云。獨絜也。弗明則弗絜矣。故以明享而視酒者。絜何如也。引國語者。著語文。

王曰。封汝典聽朕。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辨音

辨。蔡氏謂治也。侯甸男衛及諸臣。皆康叔之所司。故曰乃

司言汝常聽我。茲酒苟不自茲而勿治汝司。則爲上者無以爲民先。而民遂涵于酒矣。此終告康叔而嚴之。以結上文。勅。茲之意。而通篇之義皆終於此焉。蓋康叔臣於王而君其國。侯甸男衛亦然。康叔先自茲以治侯甸男衛。及諸臣。卽所謂御事助成王德顯也。妹邦之民有不茲酒而從王之大命哉。○謹案周官萍氏之職。幾酒謹酒。迄于漢而酒禁猶存。文帝所以有酺五日之令也。景帝禁酺。歲旱而然。灋漸弛矣。武帝權酤。遂專利焉。呂氏謂古人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豈不然乎。又安知後世可慨者。尤有非酒而甚于酒者乎。王者之興。非灋酒誥而勅。茲之。將何以獨其事也。武侯治蜀。路無醉人。其灋古何

如哉。夫非酒而甚于酒者。則何異于非酒之酖邪。路無酖人。斯其亟矣。

萍音平。幾平聲。酖音蒲。權古岳反。酖深上聲。

述曰。詩采菽毛傳云。平平。辨治也。則辨者治也。辨與辨。辨皆通。攷工記云。以辨民器。注云。辨。猶具也。具之者。治之也。今之所謂辦也。江氏云。辨。古徧字。言徧也。蓋蒙上文而言也。然辨治者。必之而聽其必焉。於義尤融也。僞傳云。辨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湏于酒。此以辨通平。以平通佯也。釋詁云。佯。使也。傳以言此經。則迂矣。且失其讀矣。蔡傳云。乃司。有司也。蔡於乃之爲言。猶略也。周官注云。萍以名官。取其不沈溺。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引酖酤者。見漢書本紀。文穎注云。漢律。三人以上。

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此漢之酒禁也。韋昭注云。以木渡水曰權。蓋官獨酤酒。禁民爲之。如設權者之專利也。引武侯者。見三國志注。蓋罰二十以下。武侯慎之。其非本康誥而濫酒誥者歟。